



序

修髯詳步是謂文止此大

士之言文止也文止之文

如澄淵數仞視之洞黑中

含天光尋其來跡每每鳧

沒然而神秘時躍鬼霧乍
現矣此大力之言文止也
大士言其人知其人可知
其文大力言其時知其時
可知其古然而金沙張孝

廉譽并又曰羅文止之文
當與譚友夏之詩並行千
古甚哉其筆言文止也文
止文無蹊徑可尋亦不可
一讀輒了其出之紙上諄

詩深懇每令人用意以相
及而果能相求者亦能使
激者去暴浮者可思故於
四家尤爲蘊藉余嘗謂天
地之氣莫嚴于二至莫美

於二分二分之時輕颺微
發曦景和惠蟲鳥美聲
木不改幽尋之士可感以
微悲憤之人未傷其變如
文止者儻所謂得二分之

氣多邪記又曰溫柔而敦
厚者得詩教者也文止可
謂得詩教無疑若夫友夏
蒼寒淡永秋分微多推其
大旨亦未爲遠合三子之

論可知文止矣文止舊有
小千園刻有此觀堂未刻
集同者十七異者十三余
論次多仍未刻故列今名
焉皆

康熙甲辰歲仲冬

燕山劉玉瓚題

劉玉瓚

玉瓚

臨川文選 此觀堂集目錄

序

薛與一先生四書見意序

鄭胄師四書白說序

天如易選序

易苞四集序

黃太冲野園序

西崖詩序

此觀堂自序

吳鼎陶課士序

程墨星序

張天生房書序

庚辰正眼序

房稿雄略序

庚辰房書衡序

汝南明業社序

貴竹三彥墨序

陸夢鶴制義序

管弼亮新菀序

程荀令近稿序

王子雲制菀序

孫碩膚制菀小序

梁公狄聯捷稿序

李自承新菀序

李小有制菀序

鄭孝逸制藝序

姚子雲制菀序

羅無美近刻序

吳先民新藝序

劉在公制藝小序

劉進士新稿序

曾行可制菀序

朱吉士文稿序

王茂遠近菴序

青蓮紀勝序

徐觀生祝髮序

陳郡伯封君壽序

傅雲岑先生六十壽序代

宜黃吳西潭先生八十壽序

賀朱司理生長孫序代

陳止宜郡伯壽序

鄒頑吾七十壽序

賀石城府汝陽侯四十序

贈陸司理行取赴京序代

會老年伯暨年伯母鄒孺人雙壽序

記

常明燈碑陰記

書牘

候倪鴻寶老師

寄別溫伯芳

與友人

又

答陳大士

與過君斷

與陳興霸

又與陳興霸

與武平鄉紳

與吳友人

傳

陳大士傳

祭文

祭陳大士文

祭妻吳孺人文

疏

回心觀募緣疏

普陀山募緣疏

杜煥寺藏經閣募緣疏

書後

書姚孝子仲宣傳後

贊

弋陽王邑侯勦賊紀略贊 有序

坦軒贊 并序

雜文

申巖宗祠文

齋頭訓諸門弟子

臨川文選

此觀堂集

臨川羅萬藻文止著

燕山劉玉瓚黃中選

男

允元居一

允升樹駿

參較

敘

薛與一先生四書見意敘

訓詁之學自漢人始非自漢人也仲尼之十翼詁易也其二
 十篇所謂門弟子記諸善言者然曰述曰識皆詁也○曾子十
 傳詁大學也○子思子三十三章孟子七篇無非詁者○子思子
 通詁天命率性之旨故其篇勢迴合強為章句以域之而非
 章句之所可域也○子輿氏因齊梁之主假萬章公孫丑之徒

以問答成文明王道之大闡仁義之情隨事錯出皆有師據
故曰無非詰者自孔孟曾思之書既傳訓詁之家亦復非一
張昌侯馬融鄭玄陳羣王肅之徒趙岐陸善經之輩其為說
歷五代唐宋之為學者莫能廢其源流然後世之論有予有
奪曾不得以並存而先儒之言蓋獨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之傳在於孔子而曾氏獨得其宗曾子之傳在於子思而孟
子推明其統夫曩之為訓詁者皆深思積力釋滯礙希幽通
求有功於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人也而不得以與於斯此
有故焉而非其思不深力不苦之罪也自時之後學庸語孟
之書愈久而說愈尊歷代學者既不得其說之所統而程朱
之學遂獨推以接孟氏之傳夫程朱之學其見排於當世蓋

看他后面挽回

岌岌矣。所不服當世之士大夫者不獨時人之私亦其高談
闊旨近於迂而不急蓋有然者而入我明以來學庸語孟既
與五經並用取士而其說壹以朱子集註為宗朱本程之門
人時時引據十因其八將無當世之所謂高談闊旨迂而不
急者其所得為有精於漢氏以來之為訓詁者乎凡求聖賢
之言而欲得其理者鑿之則傷急之則逸故平睨正步徐徐
焉求有得而后言既言而猶恐繆所得也此朱程之所以見
迂於世而不顧也嗟乎程朱之時豈嘗逆料今之世以其說
詰書而排比之以為制執之文乎為文之與詰書相去遠矣
詰必衍於書文必衍於詰以此求書萬無不失書失而文亦
不可為得矣故予以為今世之詰書也當別有道致其神而

已神不可驟致存其意而已。譬有人於此言人之五官位置
闊狹粗細若何。以授繪者不可繪而似也。無已而言其神情
之清濁緩急以授之。無從得而繪也。惟生平起居言笑動靜
悲愉之意得而盤簿以就之。則五官具而神生其中矣。善哉
毗陵薛與一先生之名其書也。予甲戌過廣陵遇薛爾錫爲
先生孫言先生貫穿今古推排時傑而竟以明經老至今枕
籍自娛之錄曰四書見意雖不獲遇於世而四方之士苟得
其一二以爲制菟者其意寫照之道有如點睛無不全似蓋
得意之效也。然則得程朱之語但可爲程朱不可爲文字綠
程朱而得孔孟曾思之意雖取其一語演數十百語爲今制
菟之文可不失分毫自然之數。故今日文字之功臣程朱而

外當別有配祀也。夫程朱之在當時疑於迂闊。先生此書在
今日亦必有疑於略約不盡者。夫略約不盡所以有愛於盡
也。此亦先生之旨也。予不及讀先生全書意者以接程朱之
學其必於是求之矣。古人稱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傳若數
高會而無疑非欺我也。

見得千古詰書家非迂闊不可此意大奇在程朱迂闊亦
自有本陶云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又曰區區諸老翁
爲事誠殷勤彌縫殷勤正迂闊神理先生意旨冲穆亦文
字中之陶詩也于此拈出

鄭胄師四書白說敘

古之為訓詁者明理翼經而已其意與今同而今人不可槩

同於古者蓋漢以前義理之學未立人主詔諸儒得各出師

說辯異同而親臨決焉故源流莫紛於漢亦其時宜然也至

宋氏漸一而朱陸之同異復滋其流分入人心至今講學之

徒門戶子孫猶不能相下然國朝既以明經取士學庸語孟

之說有詔獨尊程朱故朱立學官而陸不顯於時視宋氏為

大一其時復不得不然矣且夫以聖賢之語推衍想像排比

之為文字古未有也千百年紛紛之說至此頓歸於一復於

其至一者句裁節比而課誦之貴其推衍想像多至數百言

而又不失所命者之毫末此非說書者有以導其曲折朝講

尊君是大主腦

主意

夕貫俾得所然於其心出之不能無違也故學者無違於其

文教者無違於其說此今日人心文字敬肆誠偽之大關予

憂之矣予友鄭胄師先生篤行君子也博學工古文海內蓋

無不知有胄師者其於制莠一途格理尤為謹粹自虎林黃

者不可不知此流源

貞父洪州舒謁石兩先生倡為制莠必使以孔還孔思孟還

思孟之乎前後分毫不許顛易胄師有之予向服其文如是

而今得讀其所著四書白說正如善解書者初第朗誦一過

微以音節抑揚穩順其緩急輕重之勢而聽者已渙然大解

矣胄師之說書也說未嘗不多於其書能使學者竟從書得

不覺從說得誠使人誦之於耳如第聞其音節不別聞其辭

耳大約學者心敬則約功成則簡能約以簡則事詞無違無

違之謂一此多之所不能紛也宋氏儒者存誠主敬之功遠

之意○不唯通結亦見殷勤告戒

過漢唐故其說漸一○今天下為文者不深原祖宗以制莠束

人蓋本以至精至一之旨養天下之誠敬使循方面廣之雖

多至數百言不得違也而文字濫放不忍復道豈今日之制

然乎於胄師說書之意不能無三嘆云

尊王制是大主腦百千泛駕才人可都醒矣文亦恂謹之

至然於恂謹中又見闕大大難大難

此觀堂集

天如易選序

天如操挈文章正告天下以經術之從十年之中靡然嚮風
 矣至是復與子常諸君子分部海內名人五經文選之若曰
 吾輩正告天下率以經術重也如此况人爲一經而不能精
 其言吾何以觀於天下之本乎於是天如以其所選易告成
 於子既卒業愾然有念於天如之選也先儒論著五經其義
 例發明足辭采號成章者春秋爲最詩次之禮次之書又次
 之至於易淡略不能多雖其多則不如無之之全矣孔子彖
 象二傳昔所號爲繫辭者視文周不能益數字天地定位雷
 以動之帝出乎震等章文王出新意布列而孔子深相表裏
 之當爲與義文出入豈當更許他人爲之乎故時莠之道易

○新穎
 ○表○章○數○矣○時○得○

為最難選易者亦復不易雖然予近見董次公之三易矣見
 陸夢鶴之易苞二集三集矣今復見天如之易緯矣何其盛
 也蓋今世高明有志之士措心於易自九家之學少所舉而
 易林以下至大佺潛虛洞機諸家及雜見偏出之書稗章緯
 義率取以自佐蓋非其正也然易之興必由此何也道理顯
 白之言博古之士徵美好以自快足矣至其稱名雜物如馬
 牛犬豕龍虎禽魚之類之以材舉年歲月日終朝暮夜之類
 之以時從一三八七九十之類之以數列或始彼而終此或
 同後而異前出其意以徵之亦多取陰陽奇偶往來對互之
 變略約言其端以為象數之學可以此塞耳且夫象數之學
 果不出陰陽之物往來對互之變也則為諸家之易者未嘗

病而孔子亦嘗許人為之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聖人以此盡
 天下之意而使天下人不得盡其意於此豈聖人之誠哉故
 曰易之興必由此予獨怪諸家之易立名起數譬之名位已
 非至正而今之言易者率取之夫稱周禮於文武之前未嘗
 病加之以安漢宇文之意其所從起不可勝誅矣聖人治之
 日擬之而後言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
 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夫文言之侈者也凶咎悔吝
 伺乎口手之間動而有之故易之有文文字之治也潔淨精
 微之義慮之心而宜之日不獨治易并可以治天下諸家各
 體之文空天如之汲汲此矣天如博通古先儒經師之書不
 可欺以所從起是編也廢而興之亂而治之譬則宣尼從周

斯彬彬焉受而序之志予所喜於天如者蓋如此也

略無震而矜之之色義文周孔說來都覺典會颺舉真似

管公明清酒三升之後

易苞四集序

昔夫子之讚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
 以盡其言易如是可○以○止○矣○然○繼○之○曰○變○而○通○之○以○盡○利○鼓
 之○舞○之○以○盡○神○此○二○語○者○蓋○所○求○乎○聖○人○之○言○以○為○必○如○是
 而○後○可○以○盡○也○夫○利○與○神○言○之○入○用○於○世○所○不○可○知○之○妙○而
 變○通○鼓○舞○以○盡○之○亦○聖○人○之○思○理○精○神○生○發○激○盪○于○已○所○不
 可○自○已○之○力○也○嗟○乎○以○予○此○言○求○當○世○之○為○易○菟○者○其○滂○薄
 大○荒○挾○摘○冥○杳○蕩○軼○儒○先○裂○絕○時○軌○亦○期○變○通○鼓○舞○黽○勉○於
 四○聖○之○旨○而○已○其○用○力○亦○何○所○惡○哉○自○文○王○周○公○之○易○皆○盡
 言○之○任○也○孔○子○十○翼○未○免○末○多○前○人○以○為○功○已○若○是○矣○况○今
 世○之○為○易○菟○者○乎○今○世○易○菟○之○言○蓋○國○朝○功○令○詔○使○之○言○也

友得妙

○重○者○此○句○喚○醒○

而其使之言也有道。壹使發明先聖之成言。又以程傳朱本義為宗。禁不得以其意為說。當是之時。言易之家。始兼難易矣。晉儒以帖括為主。訓詁為正。字模句倣。稍衍成篇。而遂以為有合則不啻易。聰明遠討。有志之士。自程朱而外。希夷濂溪。堯夫諸子。多先天之言。上及丁孟京田荀馬王鄭之徒。繫表之繫象外之象。尚有存者。一義入目。便欲跳軼正詁。推擴成言。而復使倪首帖括。繫步義疏。謂能包所得於程朱。兼其旨於功令。此雖文周孔子而在。亦不許為之不亦難之難乎。雖然。今世之易。其不能如先世之易。亦有由矣。晦菴謂兩漢諸儒之易。必欲究其所從。王弼以來之易。直欲推其所用。夫置所從而明所用。此如棄魑魅。盡人物。尚不失為守事理。尊

見聞之學。雖王弼以後。諸人有不能為漢儒之所為者。而兩漢諸儒。其未及此也。明矣。今世之易。所謂義理之易也。其語既緣用以起。而自有易。執以來。前後相剽。人倫物故。入手之語。三尺童子。不欲復蹈。蓋病其易也。緣此舍故求新。舍拘求放。偏蕩相高。競為泛濫。牽借之文。而易之用。復不可據。則又遁於明象。跳於原數。影竊杜撰。雜出漢儒語意之形。似以欺人所不見。而自以為深。不必其真有得於先天之旨。而徒欲不拘於程朱。是易之所用。缺而易之所從。絕皆自今日也。雖為之難。吾與其易者而已。今天下唱易於東南者。在越則有陸夢鶴。所集易苞。行世也。不啻再矣。夢鶴既成進士。而其弟夢明。夢文。與其子景宣。念修。輩與予往來。論易率由斯說。予

獨愧非論易也論文而已然易之文興而易道興矣夫文者
掃書從前難易之旨得言外不窮之意
 明道之言也後少為多才理相激力可自勉弗虞不勝先儒
 言易理自在人心則雖為語孟他經之文抑亦變通鼓舞所
 求盡利盡神之理也一也故選易無他選言而已選言而當
 所謂人心之易在焉固宜陸氏易苞復選於世而尚未已也
 此與天如選易序皆力排學易不宜為泛駕之言而所從
 所用原委獨明又分出難易二字以為詳整便覺臨淮入
 汾陽之壁旌旗刁斗另生一色

黃太冲野園序

黃太冲勾餘才士故侍御贈太僕卿安白公之嗣公子也太
 僕公負忠正之節撓逆璫之燄抗疏直言殞身北寺天下莫
 之敢明太冲以弱冠伏闕訟寃義動當世咸曰忠臣之有子
 也如是太冲雖才何暇以文采自見與才人韻士爭尺寸之
 席哉壬申冬崑山朱浮石先生以太僕公之門人手太冲所
 為詩一冊示予因傷太僕公事聲泪俱至汝南郭亮之風十
 載再見然予讀太冲詩感憤寓物之言十之一詠事十之三
 贈答十之五閨語十之一未嘗自譜其年月以其詞繹其志
 蓋發憤於太僕之所為作多矣此浮石先生所以悲也古人
 忠孝之語哀激所次有則有倫況出之雄文博學之輩衝於

口而被之音天地鬼神感通之至數該焉蓋不求為韻語而
洗、發、憤、句、而、可、服、文、米、句、更、醒、發、
 不能不為韻語所謂長言之不足又從而詠歎之是也何足
 怪哉三百篇之亡乃有離騷遂接風雅為後代詞賦之祖夫
 屈子義兼親賢使不遘上官子蘭之徒騷亦不作騷之為言
 憂也故屈原特以其憂傳而千餘年之後宋遺民謝翱者復
 以其髮不朽晞髮諸詩先儒以為直遡盛唐以上夫皋羽世
 經義之學應進士之科使不罹宋季之難感文信之死詩亦
 不作故皋羽之詩乃與其哭俱由此言之情不絕語必不至
 文字皆然而況詩之道乎太冲英才磊落挾以少年之氣今
 其詩幽折陟拔而怵悒多思與老成積於世故者相類其鐵
 槩死戰馬老孤行諸篇命事稱名亦頗與原之山鬼國殤翱

之鐵如意玉塵尾同至其紅閨麗事諸詩豈所謂托情男女
 亦宓妃佚女洗藍曲楚女謠之致類乎何其情之峭以深也
 哀心感之無言不疾故曰發憤於太僕之所為作多矣夫道
 彌往而風彌厲古今皆然文字之槩亦觀世之理也惟太冲
 負忠孝之極思佚按衍於心者既甚而後溢之為詩故不獨
 有詩而詩復鏗急絕人風氣逼古此予所以例之屈原之憂
得體之可言不可少此一語
 與皋羽之哭而為言爾不然太冲遭遇明聖忠臣之魂已雪
 黨人之碑既踏以彼其才進用於世非二子之所可同日而
 語也

一意見太冲不宜作詩一意詩不當甚怨然既已詩矣已
 怨矣故前以發憤太僕後以忠臣魂雪兩意挽回之蓋君

父之際怨對最難不宜畧有失體之言文不可不知

西崖詩序

予初不知詩予蓋未嘗敢易言詩也將詩之難言歟抑予才之未至是歟夫古文諸體惟詩格律為最嚴唐世顯以取士雖李杜諸人之才於他文終不擅美非其才不足也詩盡之也入明以來學士大夫往往以全力用之制稅而以其制稅之餘及詩自有諸科以來獨制稅格律之嚴與詩正敵爾夫

推原獨詳

人羔雁所資銳異之氣於焉畢竭故一代之傳業在是可謂擅美而後乃尋諸詩譬鋤南山之竹洞胸穿札之餘辭魯縞而飲石難為勁也必矣萊陽姜如須年甫弱冠其制稅矜蹕自高與其伯兄如圃仲兄如農俱起東海號令天下仲已成進士去如須與其伯方檠大黃砥繁弱引滿於無形蓋其精

渺自窮事絕有血氣者之所不能勝將唯此制莠也顧一旦
 行其詩若干首於世詩復巉然新厲格力俱可獨出將其才
 能若是兼與夫詩不獨以才固必挾異人之情欲別有攄瀉
 以快其中而此非感遇窮愁之人必長年積志之士抑亦非
 如須之時也明矣昔成連教伯牙琴胥而之東海使聞海水
 相洩山林宵冥群鳥哀號心悲四望以移其情如須而非才
 人也則可如須而才則其情正不可不有以移之爾然予對
 其仲如農語舉體深至穆然不知其所窮讀如圃古城合刻
 序家世孝友而忠義相勗語使人心動如須所生長見聞之
 物盡若此其情成矣以彼其才而其情之蚤成復若此宜制
 莠不足以盡之而其為詩固不肯如世之學士大夫以其餘

及之也

句句如言如須未宜做詩耳目中那復得見此古人○看
 得詩有如許難又惟世人看得詩如許易先生雖不以詩
 名知先生詩必妙天下者矣無劉長卿一字呼宋玉作老
 兵正那得佳

此觀堂自序

已酉之役至不獲與闈中歸憤憤自穢惡欲悉出腎胃糜裂
 之而大取桃菊諸物以穰厭諸凶衰不祥之氣蓋以十年為
何其雄憤
 規願禁口不言文事而聲迹為累一時從事之人收殘敗之
 氣日益相隣就或泣或舞相悲也還以相樂妄言綺語之業
 激於心而衝於口復若有物焉吐之逆人茹之逆已前因轉
 相授記遂復不免夫窮愁感憤之志存其中而磊落悲寂之
 氣報之故其為文韻致寬冷情味狷潔宐無當啜啜者之目
 然深遠質實之思修王事而飭大雅庶幾奉之以無怨朋友
正是外人邪得知
 則竊不敢自知為何如也以校事入城會諸兄弟有羊城七
 子之刻檢所存若干首應之請得自當一隊否

只半幅耳起有衝風激雨之氣後復山折溪迴矣大似元人爲寫小幅風雨溪山圖也

吳嵩陶課士序

今天下所急莫重人才而當世之才需以底定中外和輯生民上回災祲之氣下轉紛囂之俗者雖賢宰相良有司之能莫不由文字進故予嘗欲重庠序師儒之官論殊正六謂必選高才宿望者起其教於歲月日時之間俾文才既成才具亦就然後由督學升之兩榜庶於教爲密不然學使者三歲一臨州縣之間雖有季課顧亦濶矣然予觀古者文章之任惟其人耳未嘗以其官也唐宋以來名公大老所蒞之邦所過之地後說來亦覺神字飛揚進負名字之人往往伺階墀謁馬首上書獻文字又或資敵北面奉辦香粢弟子間爲之講學論執延聲譽于朝卒爲顯人名業與已並此所謂文章之任豈嘗有督學之權有司之

責哉而後進負名字之人俯首就教若此蓋所稱名公大老者德業才望真足相服故也吳鼎陶先生以名進士司信州李李懸衡州縣之間職為最要所受事皆院道大使者所矜重大議大獄關利害奏報者也獨先生所當於國是人心並可疏之為令而蒞事以來學問文章所薰育成就別見於人才其在信州者出先生手課者也靈山之間氣色方壯其才犀利自抗權衡諸邦一旦得先生夢寐俱易其故準於大方餘州郡十二先生有至有不至其間才士聞風而屈贊業請教者相繼於途彼所謂後進負名字之人也意亦唐李翱皇甫湜宋秦黃張晁之流而謁吾徒叅弟子使豫章文字並存於几案先生殆今日之所謂名公大老者乎非誠有以相服

何能若是且由先生所得士觀之抑亦不聞有司之課而密於庠序師儒之教明矣故曰文章之任惟其人也今天下中外多故百官並驚以司李之重且煩已無所不兼而邇者復兼餉為職誠莫急於餉也然孰有急於人才者餉於今日為○生○寫○出○大○奇○大○奇○天下之所已窮而才於今日為天下之所不可盡事宜為易然非儲養甄別之精而後貢之即名實相乖不適於器不如諸道轉餉功令兢兢無乏軍興而止故尤難矣然則如先生者雖以兼人才為職獨無不可而事未度賢愚之變議不關盛衰之中非闇則妄豈子所敢終其說哉因其衷諸士之文將授梓矣敬寓吾言志所感於其端又以著先生所得士之待用無窮也

前彰後傳之說久以厭聞塞耳矣然不可不正告以此八百孤寒一時回首正不知此泪灑向何處耳

程墨星序

鄉會牘之行也在古者蓋書升論定官而使之之日也然先王獨以德行道義賓興天下之士故其論出於一而一常在
上今鄉會之牘雖其人已遇矣已貴矣乃更一聽其去取上
下之權於天下之為選者夫文字之論自不可一以其不一
遂復為人之所衆操此以見取人之法漸不如古然亦足使
其人之已遇者已貴者倍嚴於所未遇未貴之人而世之以
文字取人者其懼必先於所未取此不為無補也嗟乎今之
論文字者亦安所一哉十五國之牘車牽馬負而輳乎几案
之間心恇手煩是非炫瞽譬人於黑白甘苦之辨也此淺淺
者然少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更謂白少嘗之甘謂之甘

多嘗之甘。獲謂苦人之舌與眼。無亂於黑白甘苦之時。而有亂於多之時。吾輩非自處情之甚。未有肯為是言者。至於黑白異好甘苦殊嗜。嗜好黨分。意氣橫立。天下之色與味於焉變矣。雖易牙離朱。無以相定。此復不病於多而蔽於僻也。夫治多以敬。敬則能別。治僻以虛。虛則能平。能別而平。以此相文字之理。推之天下。無一不可惜。今之世。未有能為此言者也。比程墨星之選。以付之天下之論。予安敢知而自予論之。是書之成。殆光明敦雅。有得於高文典冊之意者也。今天下之文。過高者其趾儉。過遠者其輔離。鬼魅之易。不如人物郊島之孤。不如枚馬高文典冊之意。懼其持之不一耳。持之而一是。較然不欺。其黑白甘苦之說者也。不自欺之謂能別。不

欺人之謂能平。能別而平。其所持以補救之情。亦焦然如扁鵲之見桓侯。不欲遲之三日之後耳。夫操藥以修病人。寒熱虛實。隨時而投。通於運氣。參苓溲溺。時為帝也。亦安能以彼之不一。害此之一哉。雖然。論文者而又復聽之天下之論。慎無謂論文易也。

說得選事有關世道如此。先儒云一介之士。苟能留心。世亦必有益。然則選事亦一端哉。選文且然。何況取士。

張天生房書序

房書之選在武林往往張天生為政其選於他書有離合人心亦中分要以負其勝體撫壯剔穢決濁流清一而已夫總諸選之離合與中分之從違而天下文字之質貌變致始全故選誠非一人之事而必羅以一目蔽以一手此漁者冠木葦間刻材澤畔給一器而盜一澤其事未足踵耳蓋嘉隆以前名公巨卿文字不傳於世者多矣其著者獨行其藏稿而世未有房書房書之選自神宗中年而世亦不得不有矣當是之時文字格律濶弛軼才頗出資力所至順倒正仄遇即為體佩觿之子行稿纍纍於世汰而選之亦復有可觀者况試于南宮之士乎士成進士時房師大集其生平文為同門

看其世變掌故

稿自張通十八房得文不下萬計其中蓋有必傳之文而列
 款定價自我始者蓋有或不必傳或傳之文而點睛開面自
 我獨者蓋亦有不○正○說○出○選○文○三○昧○必傳然必用於世之文如聚芻豢鋪漿飲
 可以克虛止饑自我貽者故選之義二一汰也一存也存之
 義復二存異一也予所列三等之文是也存真一也予所列
 三等之文苟不免為偽事之無可如何者也造其鳴而聽葭
 學者鳳也然有象聲之竹必有象器之葭雖聖人不得不聽
 今操衡尺而進退士者豈盡葭學者哉哆口直喉○選○事○之○重○嶰谷之竹
 烏乎遺之音則房選之任予不得不重其人蓋將以服天下
 之遇者又將以服天下之不遇者累舉而退之人噪於長安
 厲筆以須新貴之牘快其褒誅久矣今取榜中諸名輩所必

傳之文與所謂或傳或不必傳不必傳而必用於世之文俱
 揭為標而懸之國門使不遇者知遇世之人要自有一生之
 苦心不則自有一時之氣機以此平諸士之槩而絕少年僥
 倖之藉口其功一若夫遇世之士生平鏤肝竭胃自有獨知
 和聲之士敷圖演頌不得其所存祗增戚耳使吾選誠足命
 知已則吾所奉之人服其未必奉者亦服吾所取之文服其
 不取者亦服此以息文字之訟而風好事者忠厚之存心其
 功一噫此予所望於天生之選也

入手序房書原委後便曲寫所以從事選政者章本有事
 有理盡情盡法之文○以選事實聲名於天下者眾矣昔
 之選猶今之選歟先生婆心甚切故為此篇以告之

庚辰正眼序

丁丑正眼之選行天下戊寅予從廬陵吉水間已卯以事至
 粵之潮惠官其地者多名人四方聲氣之遊恆滿見輒推曰
 正眼一書家藏而戶讀之矣應之曰此出予通家子許無可
 氏耳而貌予以榮名使其為是選不行覆瓶之物予固當受
 之今諸公見推則從此竟歸其人矣於是天下乃始知復有
 無可者無可少慧其文端秀自將當乃翁與予輩結社時無
 可尚垂髫既知學趨向較然不欺弱冠遂大成而數困不舉
 因為白下之遊稍見其手眼於天下然猶嗷嗷不居蓋予鄉
 風氣醇謹三十年前士不知有刻文字者有之亦自志所信
 無流通聲名之意予二三兄弟之起皆悶然不得已而後見

想見先生懷古教人處

耳今稍稍驚矣然讀書積文負名宿之學而淡然蓬牖無名
 字於天下者未可盡屈指也至選較之業千子始操之大士
 大力因之時有今無可繼為是役尚自以為汰不欲見其名
 若此嘗嘆劉安呂覽之徒借賓客盜名字而其客顧甘為他
 人懸國門作枕中秘書自匿其名後世無從表稱以為可怪
 然其人多嗜利畏勢之徒無志表見或去戰國之風未遠為
 人義俠殺身皆客所為何況於名若是則為他人懸國門秘
 枕中之事皆成於氣習固未有如無可之嗷嗷不居寔不以
 賢智自見也則無可之為人可知其議論是非之所見亦可
 知矣予今歲罷公車書坊友人強以是役然則予之從事者
 新若無可則固已見能於天下者也是時無可較書閭門復

以其所選馳予鑒定焉於是予自別日房書衡而以正眼舊
 字歸之

一為借聲選事者教其埋名二為捉刀傭食者教其自立
 先生教人深矣

房稿雄略序

南大司馬范公以言事退居金陵嗜古喜賓客雅望被於東

南之士藻不肖願承顏接輝之日久矣雲間章生少章公首

座士也聞予至就訪焉因介以謁公公為予兩人之以文字

落魄也入坐為談文字微及當時作者之得失以慰兩人意

予猶記癸丑名家公以清融秀逸特傳舉誦公以病未流之

文盡漸滅此意公喜而不辭於是命之飯而楚黃王子雲菰

中陸雲生先後至當是時予有庚辰房書之選而公嘉會後

學館穀少章園中固將有事此也聞其選首序已屬少司城

吳駿公而更屬予為之續嗟乎今日文字獨范公駿公輩可

一言耳予何敢言然予五罷公車天下悲予之遇而尚誦予

之文不衰所至以文字見者不能却則是予尚可言之時也
 予性拙然持氣平定閱文字知人才之大勢不崇一槩以格
 殊塗當駿公之元予抵家謁文偏有說駿公文章事一巡方使者使者問今科榜元
 何如眾莫之對予曰自是大風氣所轉耳使者然之然未悉
 予言之大旨也古今文字不期然而忽然者自關風氣昌明
 博大之局實駿公開之而後以歸雲間雲間蓋特受而過焉
 耳顧駿公之為昌明博大也神高致朗中虛而橐籥可以出
 納風氣故云然今莽乎大耳窒而不虛滓而不朗譬人氣之
 出則哆口直喉不節以唇齒之和又其變則杜撰生澁張以
 雄黃此非風氣所轉也人慕之耳則欲存駿公於今之世不
 可得况范公之彼一時者乎指映駿公之元今歲蒞仙之元工夫本體卓有

精詰而前時之風氣未轉大勢無改以為入從前會元文字
 中氣色正協則予一人之獨耳然予選中可轉風氣之文復
 多如奇才博智足以導滯釋幽錯合經傳使從前難定之文
 一旦義安格穩者甚有可冠冕一代而埋沒三百人中則當
 是風氣不欲轉耳予選且竣私念更展一月細加覆核當別
 有標指而書賈爭時過手即不可得及所賞各姓篇目尚不
 能詳舉以為忽忽到此方知周旋少章少章高才妙鑿加以沉湛之力所出手眼
 當非予所能及然范公坐中談文字之源流一桴一鼓所見
 絕同則是非議論不致使予獨也敬列狂妄之言請教於公
 惟少章說其無罪焉

全從范公席上生情又得駿公一序生情覺兩大老只供

其揮灑不平之具大傲落在

庚辰房書衡序

六經語孟之書通於論文者徃徃而有而莫著於孟子其自
任曰我知言他日又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其意蓋欲以
知言正人心也今日制藝之家可謂大盛予自束髮寢處此
中頭顱至是不爲不久而今乃始欲見其是非去取於當世
或疑焉嗟乎戰國談士之盛無踰雕龍炙轂稷下諸人之時
也孟子七篇崎嶇齊梁滕宋之郊至於不得已而有作托於
聖人之徒豈好辯哉今日海內一家操觚揆文之士倍官吏
而半農夫尚未敢儼然樹幟異端爭鳴道術獨偷取逢世之
語醜顏自恣展轉相師漫漶無已耳予之爲是選也上之性
情學術交融互析沐浴古義附以倫脊爲可垂之文一也次

之才格岸然俯諸一切或姿致清韶佳言如屑不失為可用
 一也又次之理明致白狷於自存澣諸囂溷寧瑕無偽以為
 可寡過一也茲三格者持以盡吾正告天下之意可以救矣
 子猶不免於懼蓋往者豫章嘗以經術義理之文倡天下矣
 逾數年而天下以豫章為戒目之曰幽渺邇者雲間則又以
 昌明博大之文倡天下矣今年來復聞天下以雲間為戒目
 之曰膚漫夫幽渺豈豫章之始而膚漫豈雲間之初哉使予
 房書衡今日脫稿不失為房書衡之初更逾年倘相傳讀抄
 襲不已轉日成陳厭其陳也亦復依傍別出詭幻百端攢蹙
 不屬之字杜撰生拗之章齜口棘心敝已見於前事矣當此
 之時雖六經聖賢之語無一字不狼籍人間磔裂可嘆而況

於其餘則雖有苦心自力之文亦安敢至其保全之世久傳無

恙者哉若此者所謂祿利之路然也○方○見○正○意○漢武時立五經博士開

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利祿訖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大○文○字○

枝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古今人心

由盛而變未有不由此者變而至於無所入則蔽匿離窮之

禍中於言語終於政事此孟子所灼見而深懼也故其正人

心之端在息邪說息邪說之本在知言今知言正人心之學

獨當在上耳在上者為天子求人以佐當時之治者也其任

既重一日操衡尺蒞諸士第使庸昧者斥勦說雷同者斥村

撰不經離理失類者斥則天下之人將以上為知言懲於不

庸而諱於自見其心庶當有救不然下之所非上之所是下

之所去上之所取雖百孟子生於今日何能有救然則予是
選何為者也予亦能為是選而已矣使天下見予選無欺昧
不本心性之旨反覆叠見腐爛可穢之文此予今日是非去
取之所止也

真關係文心世道之言雖然亦世間文人各須自樹脊骨
存心世道耳不然戲語先生曰如先生言那得許多陸九
歐九作試官也且歐陸無論又安得許多孟子作試官哉
先生其將何辭以對

汝南明業社序

曩汝南騰茂之社予兄弟初起之社也事在神宗中年而當
時社業自分兩家其雅則命體不失冲氣者若干為輩而管
龍躍傳友梅為首其玄博開宗奇矯自絕者若干為輩而陳
大士為首緬念其時古道猶存交情質切連床講說分坐說
書毫不苟為雷同而退而相服雖相服亦竟不相為也故予
社之勝在於能異異故風會之司各有攸得迭起而交文字
之變以至於今猶五德之精應時而王以為不偶然爾後此
三十年所矣今復有汝南明業之社社約十五人人統五姓
皆龍躍友梅大士之族士門人間有出予之門者昔騰茂社
之人半盡予鄉今諸君相去不出二三里其得人數亦略同

豈地產之日多抑成就之有道耶而志意偕得術業流通一時胸手所出不復二門亦殆其時然也當予社初起之時帖括家氣未開一時起者力識俱傑實能各有創發故相折服在氣而不相下在其所為彼一時也久之議論銷歸聲理和會四方之風蓬蓬欲一諸君起當其時亦塗山玉帛北杏衣冠之一會矣同固其宜異亦非所宜也然諸君起後自命時俱勢往變於錙銖今文字之變不獨錙銖也風習靡漫之餘與草昧荒略之始其蒙氣正等所述予社兄弟之勝在於能異語或有為而稱也且予諸君里人也僭為數語弁其文必當使予說之有寓而諸君聽之有據不當泛及其他亦其道矣

學我者痴似我者死李北海真典型也宜杜陵亟許之先生此言意是李意人是李人

貴竹三彥墨敘

大士歸自貴竹爲予言貴竹所得士而獨津津三君謂此皆能作我輩語者而風氣過之予唯唯意大士生平好以聲譽成後進則其旨應爾來京師讀其鄉墨真如大士言已讀其誠南宮之文則復非大士之言所盡一時海內名人文字交相見比材絜力遂增三君一壇坫矣噫嘻大士之重三君乎三君之重大士乎頃予四家之文入貴竹貴竹人士遂稍稍習其言而三君爲甚三君之好爲大士言也尤甚蓋生平辨香敬上南豐久矣然此豈大士之所及知卽知之而雲迷五色之嘆昔蘓公不能得之於李方叔大士獨能得之三君乎夫蘓公生平知方叔而失方叔大士生平不識三君而得三

君則三君精神所自至也何、積、三、君、餘、都、日、占、地、步、處聞高彥卿蓋嘗從其尊人官雷都
 交天下名士數年前千子已嘗稱其文苟唯一本予里人以
 貧依其伯於貴陽今甫五載則聞見源流有挾以往明矣羅
 虞韶自言其先本豫章之栢林紀其再遷自楊州始耳今栢
 林之支文字科名方興於世虞韶固應竝起然則三君者雖
 微大士必當通於上國耳然他人微大士固自有其遇若三
 君學大士者也微大士必不售榜發之日友人嘆大士貴竹
 門人多奇不一售者予曰不然大士生平臭味文止為最文
 止不售之年豈其門人得意之日乎更相視而嘆因書之以
 為三君慰

三君學大士言而售即以蘇李一段駁過是客微大士必
 不售是主總是自立地步自抒憤懣耳

陸夢鶴制義序

予交夢鶴且十年同上春官者三今夢鶴成進士去矣意其所欲聞者皆當世之要務與能人練達有益之言予十年中商畧語猶劍首一映耳何當以此時再理其說乎然古人用世未嘗不本其生平之言語文章而長年積志之士與其所為文深苦相依成於性命即得志固將撫摩循復自憐自喜通都名山之謀雜然以起此亦人之至情耳夢鶴挾持素心手儀之間皆有細氣入理非棄生平以用世之人必可知矣計其所逢於世之效蓋戊午舉於鄉至甲戌而後成進士雖一旦知遇於世而其不遇之日不可謂不久入情一不遇曾不自損其傲睨再不遇亦猶忿瀟作外尤之語耳從此更不

遇則心疑手阻若○非○見○言○所○有○如○何○說○得○尚○緣是有入克已之情○意○致○深○則○氣○自○濳○迴○矣○深求其失而終不能苟趨其所以得道德淺深之數○性○情○物○我○之○機○綿○綿○焉○汨○汨○焉○子所謂深苦相依成於性命者漸歸而自珍不欲問世乃一且而知遇於世焉此之所謂通都名山能不付之知己之論以通其隱約之素乎予讀夢鶴文情體秀舒詮會融析處輒近文字靡蕪之世而不染不枯心手怡放遂之乎必行之途約之以必止之思此其所珍於不遇之日者豈復外人可喻十年手較古今制義其書滿家所有易苞一集二三集俱風行於世彼不能閉其所得而欲自通於人既如此今固其囂鳴而衆聽之日矣予於夢鶴情性文字痴黠絕反而相見一語輒入則論說夢鶴之文與所積思為文之意以風於世固

予之責也雖夢鶴挾已然之效勢能自行其言然獨寐寤思知己之論其欲忘乎故為序其全稿如此深苦相依成於性命是仙是佛以至一切入神之技何人不有此八个字神深精永都在前半篇自言所得處後幅烙應終不費力

管弼亮新菀序

文章先較於雅俗之分而後可以衡厚薄之數予以厚求天下之文而卒未敢以能薄許人也蓋薄之為道也人之所辭而予求其貴者用之則有矣雖薄之未能是厚之不得不專其論於文也夫土之所以為厚者深也而五金之所以能薄者以其堅與其密也○精與是五○行別理五金生於土是土之粹結者乃為金而金之能薄非薄也厚之精者也故天下之為文者不可不為金見金而知地之一體矣然人知一體之不可以盡地而作者知一體之不可以盡文故不得不卒歸其論於厚而未知此云者之為寬駑臃腫者之所自造也必以此為土陶人得之尚不足與於埴埴之事而況文乎雖然二者之辨有道有

所取薄者惡寬駑臃腫耳一○句說明

○正論○

先此者矣天下之山與水寶藏其腹而見榮乃在其氣魁壘
 之丘澆泮之澤過而不足倪者往往皆是故覘土視脉知其
 精微之所處者其氣異也析文辨體知其貴重之所處者其
 氣雅也管生弼亮去予十餘年矣尚斃斃童子試未嘗一離
 其故處顧其為文恂恂焉不敢以不遇而自失其雅夫雅所
 居之謂氣氣不易之謂品予因以其品按求管生之文其行
 迤以紆亦未有舍厚而能薄者所自來者管子之厚也其秀便疎滌使人得之目前
 者管子之所以為能薄也率樸而傑皆文之初氣至於淡焉
 適焉條美而悅蓋莫不得之數折之後作者自循之悲其俟
 之久而後至歲月日時猶將歷然於心而惡能不自珍哉故
 天下之工其始不得結得超忽不親其本而其繼不得不護其末者鉤
 金輿土予未知貴賤之所居也

此即雲英化水之論曾行可序妙於說氣此篇妙于說質
 氣高逾清質精逾薄以之相古今玉石金鐵窰斃類無不
 然先生真文字家波斯胡矣

程荀令近稿序

程荀令見予之次日乃以其近執五首問言於予觀其自執之旨不欲遽不欲煩其爲人蓋甚有節於內者然予旣讀其文亦輒欲爲之言以其少年負美質舉止進退僂僂然無庸滯之相其爲文風美爽亮於時名習氣絕未有入此予所以輒欲爲之言也夫荀令挾裘馬之資生長湖上晴橋煙舫妻花友月淫其情而去之者必多顧獨與張幼青繆大清二三君子讀書孤山予叩其處門扉僅可入身短牆並目蔽以修篁西湖之美從望中以意掖取入耳天地之情人物之理囂者取其有靜者取其無吾人文章自有性靈西湖本不受歌舞喧闐之累自昔名賢亦本不以歌舞喧闐受西湖天高水

淨空明相涵文情悟氣譬人存室堂據室堂以問存者不可
據存者以問室堂不可此之謂善入善入者無入此文字寶
鏡也子喜荀令之文未嘗有所入故為書其後荀令而善所
入雖漁獵古今流洽名輩作湖光空明木來如是觀可爾
自蘇髯西湖西子之句幾令西湖受粉汚脂膩者凡五百
年先生數言足當銀河之洗○少年人最怕習氣我欲銘
佩此言不朽也

王子雲制菘序

予與子雲臭味三十年矣於是乎僅再見見復但作氣槩語
絕少寒溫或彼此不能具一飯竟別兩人交道於古人何等
也庚辰之役予罷試道金陵子雲乃以乏絕不能赴公車困
於此不能歸子雲之才何減鄭康成千里不齋糧乃為絕事
何古今人不相及也十年前子雲吐氣成火為予言與友人
爭文字不合欲持俱赴水死予雄之近同飲大司馬范公坐
中述神宗時與陳大士茅社生費無學諸君聚金陵每日高
會賦詩談文睚眦相摩拂服者鮮願競者折角多予所未聞
今子雲雖豪邁不改而予悲其情變矣資世家之分擅名士
之氣生平忠孝自許好艱難其情以自見難亦逢之水西之

變其先太僕痛其苦以瘁死軍中子雲求其棺不得伏闕上書哀慟

瀕絕此生人不常有之故也久之舉孝廉贈太僕之詔亦下

差用自寬而邇者黃蘄之間蹂以流寇女暉玄復以叱賊死

至今崎嶇轉徙無家人之樂一青袍歲歲如草至無以歸此

固忠義之風名人之致也然豪如子雲此豈其所樂得者哉

故子悲子雲之情之苦也嘗見章溢先生苦齋記云其室在

匡山之顛下惟白雲上多北風風自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

善苦故植物中之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夫甘苦

以性相從是固然矣然山之高者不一風風之自北者不必

苦不然何物之生其山者不以苦聞也則苦豈匡山之性哉

豪傑之負忠義者不少而遇不皆如子雲則苦亦子雲之性

也贈子雲歸當助為豪宕之談以益其意然昔人稱薑桂之

性老而愈辣辣與苦皆清徹之味使人氣甦子雲著書數十

種其益於人者必非豪邁自喜之年而窮愁自見之日也匡

山之蜜令人口螫久之已熱除煩其小魚可以清酒苦之效

也書此以附於由回贈荅之義

大抵豪人得苦李太白蘇子瞻晚節可見然鍾離權姚平

仲輒以苦乃仙此又豪人之以苦得証者也子雲苦正是

進境一結更妙○筆端吹人句句欲活韓歐能事畢矣

孫碩膚制菘小序

下第歸遇勾餘孫碩膚於廣陵兼旬之聚落鬼相偶無言不

同然碩膚年方壯修幹雄姿不減其傲邁未知予暗寂之別

有存也予且離廣陵念碩膚初相見卽以文序相屬久無以

報數十年業習在是一旦不能自強其筆墨此其情寧堪盡

語碩膚乎今天下文字亦無可更措一語耳碩膚負博古之

業體兼人之氣而筆高情特字字有氣象其必為用世之人

何疑顧以此相碩膚此法宜蚤效於今日而其事已大謬不

然矣則碩膚他日必為用世之人亦未必斷斷以碩膚之文

古○人○文○字○之○靈○遇○人○以○必○可○知○今○人○文○字○而○倘○有○靈○也○將○遇

人○於○昏○昏○默○默○不○得○自○知○之○境○為○有○幸○耳○嗟○乎○今○天○下○文○字

借碩膚以寫其不可語

卽碩膚亦不

妙妙

正面露一二可

寧可更措一語乎。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周旋碩膚所謂無言不同也。斯可知不可知之外者也。

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此種氣味情懷依然紙上遇之。

梁公狄聯捷序

公狄負一代之才，擅南北之譽。已卯領順天薦第一人。庚辰成進士，其為第一人，與成進士海內知與不知，贊嘆盈矚。烈於前時，然則公狄之聲名可謂有本而不窮矣。顧嗷嗷欲定其文于予，夫公狄之文則非一流之論可定也。天下之為公狄言者多矣，予亦惡敢不盡予之言哉。制菘之能盛於今日，獨取氣象難以氣象，豎名理尤難。先輩名理文字淡略見大意而止，不務雄盡。後此者求刺所不盡為功，而幽瑣無槩，不足自豎。故儒者往往謂制菘一道斷不可傳，而欲傳其名理之文，尤不可耳。嗟乎！使體無異資，學無主識，養無兼通，雖雜入夫刑名度數之言，以傳猶不傳也。何獨理乎公狄之制菘。

前一半寫文○極鄭重○

具在其為世務經濟之文半其為性學名理之文半當其為

經濟之言規條古昔苞蘊今茲精冕主張更傳而入於細而

所謂名理之言右以物跡衷以悟詣鋪以顯融之情疑以古

壯之格復挺而出於廣大堅確之途此公狄文字之表裏可

見者也表裏通則心手所際精微並立而風雨總至之勢相

助為盡先輩謹忍其筆墨餘此一界令後人獨得氣象取之

耳十年以來昌明博大之派半天下於此為似然浮而不實

書為經濟之語猶窳不足立尚復以此行性命之題雖中和

慎獨等義不肯一筆入體認所謂以氣象監各理獨公狄副

此耳此予言之所欲盡也而公狄亦更欲盡予之言懃懃其

不已者易日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

斷金公狄生長京師瑰瑋鉅麗之觀跌宕胷腹其所饜餘足

雄於天下然太平日久繁華之雜械智之險與水土並穢玉

泉一帶不足流其惡而公狄修潔自喜深湛好讀書所洗發

其神明澹然別有所取而時好予之為人以予觀公狄蓋瑰

瑋巨麗之氣全而繁華械智之累去殆是榜偉人也宜其文

字雄天下而表裏獨有可見者歟以為公狄之文非一流之

論可定倘所謂同心之言乎

其文其人截分兩段畧無一筆疑似之言而前半扶疎鬱

勃獨詳條理更見其注意處

李自承新菀序

今上已巳吾友大士以郡文學應詔高選歸謂予曰海內之
情真致快
 為吾文止所為者有矣若予同籍李自承殆未知自承之為
 文止文止之為自承也其以予語自承亦然自此十餘年
 竟未謀面獨耳目謾謾遇自承文輒抄取歸如以我遇我有
 自得而無讚嘆異哉予之旋面大澤而忽得吾偶也今天下
 奇人輩出文心奔駭眾寡之黨既懸利鈍之效復反雖云不
 懼誰當用一語相壯者乎辛巳冬忽不意遇自承於信州予
 不更訝相知之新自承亦第道其生平之故向遇其文如以
 我遇我今遇其人復遇我而忘焉心無從生語亦無所起同
 之至矣忽一日欲序其新菀行之彼此參擬心生語塞居久

之而後能言其故蓋異乎我所為者雖窮天絕地遮邀靡遺而掩卷思之尚自有一道可以獨出夫彼異乎我我固得異乎彼矣至同乎我所為者彼第扼要取先施設光明悟詣稍遜一間千里當此之時欲異彼之所為而不可欲同彼之所為而不能則予今日於自承是矣自承諸作如歐冶鑄劍工質火候皆與人同而精氣陰陽之合呼之能使飛鳴着胸其悟從參解之積生詣從持行之苦見也此豈予所敢及哉已

卯闌中吳鼎陶先生既得劉巨溟苦心求之更得自承如波便是時手斯胡熾薪海上不得寶母火不已自承殆龍女所不得已出之波中者也予與自承方俱謁鼎陶先生序其文因感其遇衡才之士如先生之不得不已者鮮矣請以自之先生代予

一辨上南豐香也

李長蘅贈譚友夏詩誰言譚郎貌似我執手問人還似無
 歛然魂魄化為一異者衣裳與巾舄李言形詩固超妙此
 言文序亦情真

李小有制莪序

小有三十年名士既不第以賢良高等補為令夫小有之才
 用之皆賢卿良守令之具漢所謂五府俱辟四司並命之流
 或鮮其人而當時不知此文字之所掩也。邇以中外多故天
 子銳意求才小有一旦得伸於所知且薦辟漢也國初行之
 非漢也既得舉則並接武班聯或竟位卿相未嘗一日臣而
 後於舉者如古書記曹掾之倫故小有遭逢不可謂不盛二
益深耳此加一倍筆法
 三知己頗心榮其行而小有願以生平制莪屬為之言勤勤
 焉嗟乎此意復令人悲爾當其束髮為文取兩榜入富貴功
 名之路不知其他久之不得意則漸出精神悟詣附之求異
 乎他人富貴功名之文以自寄所得抑亦苦矣然當其時皆

愈寫其盛愈不掩其悲悲乃

昔人所謂情炎開進之衷非遽同窮愁著書自見於後世者之所為也既卒不得志而以薦辟起知小有者謂已無憾而又重洗發一審小有所欲知於人者則從此已將置之不必知能無悲乎人生莫親於心莫戀於心所經苦之處生平裂筋絕脉獨出性命之物粹於八股雖已知已效於人猶不能遽釋以去況時將置之不復知而卒應功名以起念當覓名山大川之靈酌此耿耿耳以少年情炎開進之氣為之而晚以窮愁自見之意傳之此一時也本不自意謂亡恨者強顏矣予以薦亦應得一州不果就但平從舉人監滿例謁選日盛名難副獨小有一出可爾然下第時廣陵鄭超宗悲予志欲合刻予與張元祐稿別寄其文字之論予感之亦小有意也只一句獨惟小有餘都自家說話附此自見亦

志所以為小有言者其旨最親讀者當並為之念也

先生作文無一篇不自見自見者乃是自己作文字不關他人此著書本領也小有於自家身分最像故最易見第讀者不當於易見處求之耳○感均頑艷慘絕心脾

鄭孝逸制藝敘

初入信州境靈山宛轉在望神已欲往寓州城閱月矣每登
 高陟曠此山獨親且訂此中名士藍輿一往程俊民日予嘗
 為此遊矣山色望之正碧其膚面實俱紫今望中如屏如几
 紆遮若一者實離然各處也因竊念靈山體色無論青紫續
 斷可擷之旨當不盡是然疑信之情生矣凡我輩與天下人
 及天下人於我輩宜望不宜即皆當如是擬欲作望靈山賦
 了此遊未果而最後鄭孝逸歸自懷王一見翩然神英骨穎
 踰數日出其文相示森秀如春夏間草木韶姿壯致正爾相
 乘與處浹辰視他友最暫然其人與其文遠近離即無不可
 叩又似天下人未必盡一望可了去也遂為孝逸述欲賦靈

山之旨然孝逸卽舍靈山數峯吾里進一步妙尚自有廬高上抵雲中
趾連數百里遊其處者或得曙靈光上下聞天樂聽龍吟無
處不絕人境名人達士異僧高隱杆穿杖弊筆秃唇焦不能
盡紀所遊况欲以望中了之也語曰學山不至於山孝逸資
公子之分挾才人之致以文字取之何所不可使其文遂能
巍然五嶽秩視三公猶恨廬高不登封於前王也

迤迤折折引人逾上卻是一氣呵成文字○宜望不宜卽
真閱世苦語今只閒閒暎帶其間令人不覺絕隱秀之筆

姚子雲制菀序

予交子雲久矣子雲初見時談天下事口如奔泉未嘗一及
文字予亦謂吾輩相見無大商略輒以文字爲言亦村翁里
嫗逢人說家常事真不屑也此者子雲以其弟仲宣孝子傳
見示予爲書其後惜節短事專子雲生平意氣無從敘入居
久之復以其制菀序見屬於予夫子雲氣義過人善自激發
名在公卿間頗有傾動聞其試南雍時上元江寧共爲之繼
廩肉予爲語曰二縣繼廩肉何減千里不齋糧事乎此自子
雲別有氣魄譬顏閔之義未嘗不慕誦於人令孟子與之同
時後車數十乘氣象必自異耳故服子雲之人者樂與之曠
放助其跌宕序其文者務稱其雄爽之致而止予獨謂子雲

之為人未易一二與人言也。子雲至性孝友，事過乎典故，其慷慨行義，深思自克之士所未易至。以氣鬼之間，求之淺矣。故其為文學問居其一，性情居其一，立漫漶詭靡之日，殆數十年而潔心自致，倫則可師，雖屢進屢蹶，然發舒益力，翔折自如。人但見子雲之才不挫，若此未知夫子雲之用意。欲與其徒嚙手出血，仰歌俯泣於無人之處，而肝胃卒不能捧以示人。此子雲之所以悲耳。曩子雲之見予也，未嘗一及文字。今流連文字之情，輒復爾爾，疑其忽異顧。三復子雲札所命予為序之意，不言其生平得意所在，而冀予深發其苦心。此意政使予悲生平走豪俠快志之場，而一段深苦之緒，乃以付予言。固各有當也。予復子雲書，欲俟胸懷蕩釋，稍作氣勢。

語與子雲之文相稱。而子雲索之急，故輒書以寄使子雲見予相予之情而已。

深人與險人異，豪人與淺人亦異。太史公傳刺客亦豪矣。聶政與嚴仲則曰深相知，又聶不欲多人，多人則恐事泄。則舉韓為仲，譬句句都寫聶深處。他如此類甚多，先生亦寫豪人深處，深固難寫，豪而深更難寫也。

羅無美近刻敘

始晤無美蓋神廟中年予郡蕪公移守南昌之明年也公具
 鑒裁能得士故予兩人先後並叅弟子座久之命其季伯殷
 學為文字于予而更以戴記時時折簡無美欲得其科紐故
 南昌郡齋予兩人交最密遂以兄弟通譜自時之後無美幾
 儁者數矣並入乙榜予丁卯侔有弋獲亦復一颺輒控榆枋
 之間不能以咫倪仰嘆息無數無數而兄弟頭顱遂已至此矣顧予所不及無美
 者無美善自豪饒有精氣五寸之管四十年屈折頓踣用之
 無所鈍挫邇更激發駘蕩健少年或不能支抑亦善用其老
 耳既身為物宗思憶魄局彌厲以廣蕭伯玉黎傅菴萬吉人
寫無美豪舉意日無美休矣
 諸君子並負作者千秋之約舉推牛耳無美蹉蹉自喜抗眉

矯足囂鳴文字之場以招予予病不能從而今日龍沙之墟
 近走少年附聲之士遠呼耆獻未往之英續紛煥煜斯殆物
 華天寶之一時矣予從此廢棄自憤歌泣鼓罷迷昧所由念
 欲為無美所為而顧此失彼抑亦如楚人爭甲乙之第必也
 兩不可居蓋其具不如無美遠矣春初晤無美于是凡九月
 其時長公于蕃將候夢白師為楚黃之遊予約為敘其稿以
 行今于蕃當自黃歸其父子之文千軸並布傾動可知而予
 目患至此稍間始能屬字乃圖附數語以報則予所不及無
 美者天亦政乖所為耳蓋生人富貴福澤之量天猶是槩之
 况文字乎宜其簡別靳惜不濫徇人意更倍也予生平不耐
 病較此最確故既以自安更以為吾無美善遂書以復之

高臥人看人馳逐彼熱鬧一分我不耐一分看他說得冰
 炭處

吳先民新藝敘

文者人心之能事而曰必求諸道猶之曰必求諸其本云爾
 夫本之必有末也萬事盡然至於文則曲折之工非自然之
 可舉而人之好言自然者此得數之後機應之境也故曰有
 道有伎古科目之制未興士之求諸道者詳文既工猶懼不
 盡其道自科目之興求諸道者略道既鮮所得而獨懼不盡
 文故今世之為士者日夜兢兢以不盡其文為懼此固士之
 業也俯首明經之制遇題則守師說發明之亦可以無畔道
 之恐然獨恃此以無畔道宜其求諸道者略而求諸文者之
 能盡其伎亦求可得也夫道與文一貫而求諸文與求諸道
 不得為一事也審矣左遷以來文字盡入於法其開閣抑揚

如○此○求○道○哀○哉

文章之弊如此

○只○說○左○遷○以○來○妙○何○况○今○人○耶

奇正曲直代有專門之學而有志之士別用以苦其心是以積之而愈工為之而不厭曰是之未能盡也抑亦弗克已焉爾予友吳先民深湛好古而抗以雄上之資其於世夷然未嘗以文示人迨予之見其文也凡三變矣其始湛靜明通一務不掩其心已爾繼而六經燦然神明之器斯立久之與予上下者乃復曼衍自恣與為無文焉兀兀窮年縱手文字之間而可以無過蓋先民所方自蓄抑不苟以其文示人之目所求諸道者既詳矣道入於文其妙與滯將聽於文人之手是故先民之求諸文者無非妙道於文而求之也仲尼之學師襄也既得其數矣而務得其志既得其志矣而務得其人琴之為物伎而已師襄未必知道者師襄顧其數而仲尼乃

以見其人况文字之間乎文之為伎一字不應道將蔽而不舉故曰有數存焉父不能得之子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此物此志也予敘先民是刻蓋知學矣每惟孫月峰評莊子此處不鍊此處欠整或此處濃或此處淡嗟乎漆園散人那復攢眉受如許約束也得先生提唱道字便令千劫文人如聞晨鼓

劉在公制藝小序

夫日評四方之文而應之非敢云謾抑亦困耳未可以得所止也而以爲有止者豈論之通者哉然六經放廢文淫於宋景之徒至賈誼之文謂頗能節之以禮六朝靡漫之餘有昌黎之言起焉人謂其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斯二語者當時服之而後世翕然何也賈誼經世之士其所治唐虞三代治天下之言也諛以其所學損益上下深綜乎漢世之事而文隨之文有所用故其文治能治之以禮昔宣尼欲以春秋之文治昭定之世而諛亦自名其言曰治安故以禮語文斯亦聞之至古而語之至新者矣愈之於唐負龍翔虎搏之氣任起弱維衰之責而當毀譽恠喜岌立之時非力奉聖之旨以

自嚴其說則詭特巉阻愈之文將為敝首然而後世功之此於孟子是愈之仁義道德以其文奉之諛所謂節之以禮文從之者也秋浦劉在公髫年綜古弱冠試學院遂為蔡公所首拔予過秋浦讀其文性命經術之旨史子事跡之言精粗貫通遂已胸無滯理欲序其所以為文之意以附見予之所擬未遑也歸更取讀之其少年天才直不減賈長沙而老成迂拙之力亦似昌黎之有以用其意故書此寄之天下之文如二子而論無所止焉抑亦可謂謾矣

非擬其文為長沙昌黎也書此寄之是以長沙昌黎教爾先輩不輕易落筆如是今人見一文輒奉以昌黎見一少年文輒又奉以長沙彼豈曾入賈韓之夢者耶

劉進士新稿序

予下第以謁選久長安漸交關中諸君子諸君子新貴也自言往年見罷輒散去今歲幸第不散去乃又幸予留往往相述以為喜石崑仲劉光斗二君子則自此深友予而光斗之交予也尤先始飲予也於予寓與其同門王子涼俱來既至促大力同焉子涼好陳怪理予兩人穆靜不足相發獨光斗由之記文字也宜予兩人甚然光斗兩瞳正碧熒熒徹人為子涼所奇予又

獨見其神觀深穆碧而熒然者非予所以奇光斗之目也既

而讀其文謂關中文字有文太清先生者以奇霸海內後鮮

有修其業者至光手而六經之疆域一闢規模之以思理振

盪之以聲靈殆恢恢焉予以終南奉太清其下沃野千里山

河四塞百二之號光斗其有意乎季札聞秦風曰此謂夏聲
 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秦之舊乎若是則小戎駟鐵之風
中即寃竟不耐子涼等入耳
 光斗有姑舍之情焉誰將西歸禮樂王道東向以臨天下之
亦是風氣正論
 文字莫或始之將自光斗未可知也且夫東南之文盛而靡
 矣而西北之文方開抑亦天所為乎此予之所屬意也
 只飲酒一段發其悲涼於是通首都帶悲涼之色

會行可制蕪序

文章以氣為主世頗傳之而不精於其說夫輕重緩急之所
 踞者理也而貴賤雅俗之所陳者氣也語理者必兼氣語氣
 者顧不知氣之所兼此不獨離理亦以累氣之說而已夫所
 謂氣之所至小大畢浮此大地江河氣也而縹緲蕩漾曦微
正是難知
 掩映此輕清上居之氣其位全於天世人無不尊天而狎地
 者則文字之氣貴賤雅俗之辨必自有說矣予友會行可當
 詞學靡蕪偽色繽紛之日獨離塵絕囂以為學視其息若無
 有而引之黃蘆之下降之煙霏之際其周適上遂之級殆已
 欲絕相病者曰幽眇之學世人相盟以為無或如豫章顧語
比上文更寫得難知
 夫天空夜霽星靜斗子晶然于蒼蒼之表者此山河大地精

紐所居不幽眇即何以辨天於物而深學者之情乎行可入
闈時自擬遇申公某先生必售人擬行可亦云既而果然故
行可歸語予以為慶予亦危行可以為此僂得某先生耳李
巨山息于耳中使不遇袁天綱促榻而習之亦未能候其出
入之所而徵其貴壽也然而行可之自擬斯無悔也已

我欲乘風歸去也只恐瑤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人以此為
蘇公近仙之句吾亦疑先生挹太清而餐沆瀣矣

米吉土文稿序

少讀龍井記云西湖深靚空濶納光景而含烟霏禽魚花鳥
衍裕紆餘一日之間陰晴異態而不可以言盡故岸湖諸山
多為所誘而不能以成泉浙江濤頭起海上一再至兕虎駭
而風雨怒使人望之毛骨俱立而不能以自禁故岸江諸山
復多為所脅而不能成泉予駭其論之創私念施之學人使
當今日妍心艷手駘蕩嬌妮有媚而無威之文則能為所誘
者當有然使當今日怒馳而疾擊廣猛奮厲張布彌天哆口
不收之文則能為所脅者當有然頃岸湖岸江之山乃未必
然耳然古有富貴不淫威武不屈之學彼於世何所動其毫
毛而誘且脅寧獨當見之文字予念入長安交吉土最先讀

其制執牢絡古今整比重固多不可遷之言今十年餘矣吉
 士尚困諸生其文之增於前時理以博而彌定思以厲而彌
 清才法雙御脉度凝然測其表裏之所存獨經史之氣液合
 並流餘亦俊傑時務之語無不可按而得也邇者長安人士
 家葵丘而戶北杏海內文字之倫千篇百軸並集輦下無一
 人不交于吉士寧無頃二類之文朝喧暮歷蕩漾衝激于胸
 腹之際能為誘且脅者而淵然成其所得若是是吉士之情
 固靜于諸山也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而別其德曰智者
 動仁者靜未聞仁而累于動者也若夫動之為水水之為智
 則智之於人適助為用耳吉士先太僕友石先生文章節義
 震天下而風流所寄別取諸水海澱水關諸處太僕二曲在

焉並有天泉瀦之烟景花卉嫣然洋面至激颺怒號相遭作
 勢亦復澎湃懾人而泉也無損焉此所謂有本者與太僕所
 為欲寄意者乎不獨自寄又以為吉士四時讀書之所其文
 字抗立成家不受二類之累正取諸此然則與龍井之泉獨
 蟠幽而踞阻者異矣故曰吉士之情固靜於諸山也因序其
 近菟偶繹舊聞以附成其說未知其有當與否請質之吉士
 先有海澱水關二園於胷中便覓出西湖龍井以配之于
 是筆筆便挾烟嵐水樹之色山水能助文章于茲信矣

王茂遠近菟序

客冬候鴻寶老師時得茂遠鄉墨亟贊之老師曰此吾鄉才
 少也試南宮遂巍然冠子同籍和受先生之門和受既以得
 茂遠喜予更爲述老師所推才予所誦服前乎此也和受喜
 益倍予何遂有刻茂遠窓稿懸國門而求弁言於予者皇皇
 汲汲如欲卽脫板日傳數千紙走日所出入之區惟恐後也
 茂遠何以得此於人哉才之於文如水之於萬物在花卉爲
 華滋爲光在鳥毛爲彩大而體段細而芒理遠近淺深之致
 非此卽音寒手滯不能妙萬物以爲言今日制菟之家不爲
 不盛第觀其思憶填胷色相滿紙弗然鼻間如洗如潰得茂
 遠文讀之冷然善也豈非執熱求濯之時耶宛委秦望之間

先正無論二十年中鴻寶老師無字不重鷄林未嘗輕予人
以才而一見輒才茂遠然則天下之才茂遠者固宜翕然也
只就鴻寶才茂遠句生情筆意殊為簡略正似蘇公題跋
手筆

青蓮紀勝序

宐本郡之支邑其巘洞之勝多矣特達秀麗若辰峰者而予
不聞是耳之過也年友席道生曾讀書其地為予言開山僧
復初兄弟建立勤苦乃肇有青蓮寺私意佛力之鼓動如此
久之僧復初持其紀勝集一冊叩予復覺先後名人點拂標
誌山水之情為多獨似為紀遊不見佛力洪大為此山卓錫
始末心竊疑之然聞阿彌陀佛國土有香林寶樹七寶池池
中青蓮花如車輪及階道樓閣純是金銀琉璃合成復有種
種奇妙之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風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
皆如百千種妙樂佛所自言如是功德又烏知辰峰所紀非
為有佛便有此妙勝有○真見辨才此妙勝便應有先後文人代佛所說

顧此土未有佛疑、後、方、見時舊本浮丘顯化地疑、後、方、見鬻為荆榛之場不記年
 所矣復初倡化乃為佛土是有土而後有佛且佛氏之說
 一切空諸所有所說極樂國世界不過敷讚無量功德以樂
 利動人至如紀中種種奇勝儒者心微、露、消、息譽此、疑、字、後、見具落實相復名
 貪戀不吃一捧終無茫然自失之日此子所為竊疑雖然亦
 惡乎予之所能疑也哉浮丘伯與大雄氏與辰峰與復初和
 尚與宰官居士語言文章先後有無微細審諦各有自來又
 如佛告阿難所見祇陀樹林及諸泉池與聽祇陀園中鐘鼓
 音聲根塵性相有無應不俱無處所本非因緣爾時大眾聞
 是說已雖各得無罣碍然予妄起一念使佛於此更復翻空
 倒案為說倍是十百千億所謂循業發現終無一隙容辨處

故書此還質之老和尚

直欲推倒青蓮掃除浮丘大雄兩氏何況剗削諸語言文
 字也見地不減蘇子風味太似柳州

徐觀生祝髮序

世上大豪傑定是有來去人去來之因。聖賢不道不知聖賢自下地以至垂沒微塵抄分皆洞了去來之事無兩門路也。塵俗悠悠予所悲憫無大願力不能于富貴聲名情慾愛戀中尋求則竊願如兩等人者其一於現在富貴聲名情慾愛戀處割絕而出其外其一於未有富貴聲名情慾愛戀時其實此等人便益多矣釋而不入其中此兩等人者非有大志有猛力欲問去來之人誰能若是皆余所願為方外之遊也。同邑徐觀生力學能文雙眸炯炯有悍氣初從其叔錫子至劍州時欲為所為者正如處戶限之人無不出不入之理至此禿然而僧余所不之○為○悍○潔○之○語○以○似○之○料一手排撥石開鐵拆出入未知向人所在矣。觀生於是彼

兩等人者之一也

嚴潔似王文公

無不由不人之聖至也委然而會余兩不
人論論亦與會余河照為大長之獲也同司命雖主也學道
雖不人其中也兩善人皆非林大志亦歸也
中德不願觀賦賦而論人皆其一也
世且人亦難矣其亦來去人長來之因聖
止翁郡公蒞予撫每歲以菊月終旬上封公太老先生壽此
三上壽矣已卯為八十今加二焉未艾也嘗謂詩人岡陵山
阜語已至之福而未及其加申之曰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善言加者也故又曰如月之恆如日之升語方至之象如是
古道之隆其臣往往聖人之徒不獨備其導揚咨規天子願
其然也於五章見之矣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
為爾德天立君以為民徧德之效人臣所祝讀詩者當知其
重音所在而已此意在後世故天子諸侯千歲萬歲之聲聒
耳而凡為民上者百歲之祝亦復克庭由是言之凡人臣之
祝其君者凡以為民而百姓之祝其主皆以自為祝推人臣

陳郡伯封君壽序

止翁郡公蒞予撫每歲以菊月終旬上封公太老先生壽此

三上壽矣已卯為八十今加二焉未艾也嘗謂詩人岡陵山

阜語已至之福而未及其加申之曰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善言加者也故又曰如月之恆如日之升語方至之象如是

古道之隆其臣往往聖人之徒不獨備其導揚咨規天子願

其然也於五章見之矣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

為爾德天立君以為民徧德之效人臣所祝讀詩者當知其

重音所在而已此意在後世故天子諸侯千歲萬歲之聲聒

耳而凡為民上者百歲之祝亦復克庭由是言之凡人臣之

祝其君者凡以為民而百姓之祝其主皆以自為祝推人臣

為百姓祝之意其字民必仁推百姓自為祝之意其事長必忠忠上之民不多見於今日獨見於止翁即公所以字吾撫神則捷理則正筆則夫公之字吾撫豈以易其事封公之一日哉然事其封公之與字吾撫也一道撫人士之所見也蓋封公殖德蘊義聖賢之流所以佐君治人公卿術業家學在焉而公祖天性篤孝兢兢象賢懷靡及之憂見於顏色自起家以官署為子舍十年之中入佐兵樞出典郡牧不敢造次失其意者如一日然則其苦身以勤政危已以安人二年以來旱則步雪饑則躬賑繁而簿書之治精而文字之衡一手一目盡漏而休不少假易加以大使者督責之重以頻諸縉紳學士要求請事之煩以倨勞窘迫不有陰陽之患則有人道之憂以人子言

之皆謂行殆至其淡然冰蘖牀無可却之錢黻無欲清之役以祿養言之尚無寬然自得之色可知矣而止翁為之不悔不衰蓋封公之教也故郡人精神無一日不在郡公之身固無一日不在封公之身昔夫子稱明王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諸侯得百姓之歡心關經絕妙以事其先君至卿大夫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獨稱不敢失於臣妾而已非今之所謂卿大夫也今之郡大夫古諸侯之制也撫之有六邑為方百里者不啻五封公於撫貴則諸侯之父矣其爵詔之自身故郡人所知止於其所出非其知不及遠蓋承流被澤於郡大夫近也郡人之近大夫猶大夫之近其郡人政和頌興百福攸推郡公止翁可謂得百姓之歡心者矣得百姓之歡心仁也百

姓咸盡其心於上忠也上仁而下忠以事其親可以教天下
下便走坡落弄矣
 之為人子可以教天下之為人臣亦可以教天下之為人父
 父子之際聖人之所重也故文之無憂武之績緒如在一
 之身天下萬世之頌文武者亦如一人之事甚哉父子之道
 未可二也予見止翁之以撫人事封公也見封公之以止翁
 字撫人也見吾撫人之以止翁事封公以封公事止翁也父
 子君民之際可歌可舞可紀述之意非一端而盡六邑之長
 躬承之矣首令胡君少年新甲所以為政之意方厲受事既
 八月堂中薤一本水一盃時時持此意相稟承今獨乞言為
 封公祝也予以詩人祝君之意始其義而以百姓自以為祝
 之意竟其旨邑侯熟於雅頌之文者當必大予言矣倘遂鋪

而進之以為郡公可知其忠以為民可知其仁以為親可知
 其孝邑侯之稱斯觴也其諸重於他人之所稱與
 頌言不乞相釋經不腐相覺齒與舌闢時有津利馨甘之
 樂

傅雲岑先生六十壽序

代

戊辰公以太常卿歸出都門時瞻視閑放若出處有定於其
 心者庚午予奉四川參伯之命歸而東裝適公之六十與稱
 觴焉夫人之相與窮則相勉以學問達則相勉以事功及其
 退居也則與修身慎老勉以百年而已此亦人之至情也古
 之大臣進退有禮雖至於乞身以老而上之足以存朝家之
 體要為後輩典刑下之正已率物足以為紀綱風俗教化之
 主是以朝野之人莫不願其巍然如喬松於世而古人亦不
 肯輕視其一日之身昔司馬文忠居洛下時於諸賢年最後
 而淡然相從徵飲以為常吾意此諸賢者重用其身不苟自
 棄正未嘗錙銖減於立朝之日也公成癸丑進士蒞大邑疏

此亦無惡無教之意

○者○英○字○未○曾○道○田○

乙

弊起困率為可久之政於其地之人而毅然不撓居省中時
 慷慨激烈倡敢言之氣前後章滿公車攻強拔深使人心悸
 公以為夢寐飲食有不能已於心者公之重已見於天下矣
 中構於忌者怡然返其初服芟數畝墾餘之地治亭沼其上
 郡中二三老相與約樽定簋時相過從雖以自娛而人臣屏
 居深自降損之思與風示儉樸之旨具見於此然公之年亦
 正如司馬文忠居洛下時當此之時公絕口不言天下事杜
 門息跡自遠於時貴雖利害低昂迫切於子弟家人之事獨
 深自克謝之若是則公之自重其身與重於遠近之人真復
 不減於其在官之日也愛公壽者孰不祈公巍然如喬松於
 世也哉予謂公太孀翁也公謂予亦然屬有家人之誼為持

觴而進壽之曰天子方興明作之治厲廷臣作將帥一旦走

外如逐犬豕沿北而南之地年豐氣樂公雖家居未

嘗一念忘此中方另出意之日也當為盡一觴自古人才廢之易而

成之難震怒摧折之下苟無以自存他日人主思用之而不

可得公即無意於用而神明奕奕尚不失為可用之身當復

為盡一觴頃之熾邏騎漸南之試者率疑沮不敢進比

聞公之次君鼓楫而前久矣才氣之加人如此無憂功名也

徒有道路之虞為輟七箸耳今一旦清公憂去而喜可知

也又當為盡一觴此三義者在前所陳說之外以真足為公

福者言之公當為大呼浮白而善吾言矣

嚴雅頗具紳笏之氣

宜黃吳西潭先生八十壽序

先生宜之有道士也是月之廿一日年已八十矣夫以先生之傑八十年於宜而剝落光聲破去崖智齒編氓以自老而樂之不悔者以是知先生殆隱者也予於先生蓋有不盡其用之嘆而所以壽先生之言亦取諸此先生挾魁壘之氣岸然自異甫及此取用世之書束度不理人謂先生既無意於時將無與枯槁赴淵者同不儒且農不貴且賤以貧而先生大冠絳如大禕禕如有處士之誼而有素封之富夫使先生而庸人也卽富奚祇以異先生而才辨魁傑之流也彼所以托於富蓋莫不有獨解之幾非古之達人莫或喻耳豪傑之作用或處其末或處其端姑示之耳不欲與世人相盡也致

富者至於鴟夷子皮而後謂之有道由今觀之三徙之後身
僅乃全焉若此者蓋鴟夷子皮之所以爲末也漢卜式以牧
羊致富而自言其道通於治天下夫卜式言之而其道真是
以治天下也若此者是卜式之所以爲端也先生能爲卜式
之端而終處于鴟夷子皮之末故予於先生有不盡其用之
嘆蓋如二子者誠有槩乎予心矣先生大度多賓客輕財好
施比皆有用於今日之器國家有事動以乏財爲恨予謂相
才有類持數尺之縑慕崑崙之體迫目以寸其能得所睹者
鮮矣汪芒專車侏儒三尺觀一節而效焉大小長短可以類
喻豈必睹其全哉絳之老人能蒼梁山之崩鄭之富商能止
秦師之至予烏知先生者年博議是智曉兵不足補今日文

武大臣之所不逮乎夫其老與富皆足用矣顧自先生之壯
以至今日監司守令不知纁帛蒲輪不事殆先生自托於不
才以終其天年者乎其機隱其節夷神明周而賊氣不入此
所以八十年如一日之遇也故予今日壽先生者又取諸此
蓋先生之所以爲端卽先生所以爲末殆若此焉顧不知先
生以予言爲或有當乎否也

國家有事動以乏財爲恨一句是其胃中欲吐之言又恨
世無鴟夷卜式之人因借西潭一吐所欲語耳而儻乃以
謂此數故事乃富翁屏障間所必用之物也吁

賀朱司理生長孫序

代

癸丑六月司理君朱廣原舉長孫於南昌之官舍予賀焉退而為之言曰夫人氣燄之取各以其類附之而大小遠近畢應焉德藝之家積道而有氣積氣而有光吉祥善事之蒸變物不能受而必著之人以大其歸故世人德義之報往往於其子孫信之予去歲移守南昌與廣原懽相得如故也視其人顧盼温然出氣晶然寬而栗簡而惠聖賢之情著於心而報於其面法當為功名福澤中人而意其必明德之後也蓋諗之而知其先大父太醫公挾其能為上所禮重時召問起居服食之宜公雜物其和以應之裨益為至多於是眷益隆日賜銀酒給大官厨食以為常此其福之在天下者陰矣又

序核不在蔚宗之下

公卿貴人間求無不濟濟無不出神取捷標耳目之所未嘗
 蓋其德慈憫好生而術顧奇甚術奇故足以廣其所濟而慈
 故別有願力以扶其道之行是故下逮輿臺皂卒不以賤故
 而不之急計前後活人以千數焉夫太醫公不如世人挾刻
 覈苛繞之數以獲上與夫假法術刑名之效以濟功而獨大
 其願以普其道之能生人者此尤德義之氣之所鍾而造物
 之所謂祥矣公次君舉廷試第一人而廣原則公長君之子
 舉庚戌次君之子復感起稱孝廉矣德義之報至此而喜可
 知也夫自太醫公至廣原三世矣美之報氣未衰而廣原之
 德益濟焉予觀其為李也樸重無私瀨益如也英靈夙授以
 神童擅壇坫為庚戌名進士今其為職司一郡之刑而上任

臺使者之耳目顧務持寬大而獄多平反其意所不可干者
 卽當事諸貴人不為動而未嘗以其鋒奪人其法之所必不
 可出者卽反覆不能為之地而未嘗不對之愀然慈動於色
 夫廣原固餘於德而權足以行之此其所生寧直千人已哉
 是其長孫之生也食太醫公之所不盡而滋鍾於廣原日進
 之氣也已夫世之勉為德者多矣彼欲以身驟享其作故不
 及觀天之所定今太醫公往矣而其福澤傳焉并其性術傳
 焉精靈轉相授記使後世不忘修其德以息之如廣原之為
 子孫者焉則天之定也不亦久乎廣原之克濟其祖也廣原
 之所以克昌其孫也其世世夫而宗也子有以筮之矣

寫司李公較太醫公尤詳此猶存古人之意若古人則更

詳太醫公矣今人必詳司李公矣此可以觀古今之際

陳止宜郡伯壽序

太守之重自漢始至其後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爲郡守或自郡守入爲三公漢制刺史以六條表察二千石而唐或改太守爲刺史或加刺史爲太守蓋二千石之難而材稱二千石之難其人也甚矣自置守以來無問邊郡之任畿輔雄隳之職卽偃然銀菟銅魚分典中邦而百年災歲千里殍饑與夫赤子盜兵採丸斬木或豪猾齟齬損法役姦何地蔑有守蓋無地而不重也今郡干天下如碁置吾撫爲州等其戶口當錯出上中之間先是方內無事所謂水旱游饑盜賊奸民之作亦時有天子悉以付守重矣然守負氣力號有表見者猶優游養譽笑與稔終自神宗末年至今外有方張之口內有

連誅之寇多者餘二十年少亦十餘年故太守坐之軍興貶
秩相望於時利害亡當今郡公止宜先生官南樞時指畫當
世如見成事於心中外係望其出守吾撫唐休璟所謂擇材
于臺閣省寺之中者也主爵者意甚微而榮公者甚盛顧天
下大勢如决川甲毀乙支其委彌甚太守之難至公又獨爲
古今一時矣予觀公氣和神潔才詳瞻定蒞吾撫再葺飲食
寢處皆細入時艱之中而辨其可耐之心沉其可久之力自
百年之老博覽之餘以爲所睹記未有用意如公者蓋公學
博才淵文采雋異翩翩詞臣之選旣足以雅其氣而被服仁
義全體聖賢隨時以措其意固自有本體過人非一至之情
可及矣夫天下之民抱空板而吏呼如煎上之官抱空秩而部

催如兩雨不可應亦兩不可委其難在賦始之治逋民易隨
而治盜民難繼之殺盜民可忍因以殺吾民未易忍兩至於
窮亦兩至於弛其難在法挾此兩難以夙夜雖有輕禍福一
升沉之心而不可以倖獨溫焉慈足以懷之淡焉守足以服
之宵旰起居勤足以盡之上下俯仰執足以定之如公具備
於身爲人所信者若此此可以使民於今日而用吾法耳釋
此今日之爲太守者其重與難固無時可謝吾心而何以稱
古者簡任之榮與當世責望之深且苦乎予不意太守之難
其人至斯也李空同讀會南豐擬峴臺記感予東鄉之亂以
爲擯牛調馬之風視耕桑自足之語致懸矣夫會距李四百
餘年治亂之變何足致疑空同之後終神宗所稱牛馬之牧

於郊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野者不垣尚數十年太平述於長老之口卽此時之太守視今日何如也因諸生丐予言以壽公嘆公當吾撫之難而能盡其才以久其人故極鋪其說致保艾爾後之祝焉

一太守中看世變神愴色阻略無壽文二字在其胸中真不是應酬文字

郊禎吾七十壽序

先生壽七十友人之與先生遊者及與先生子陸奕氏遊者咸徵言爲壽予與遊所謂方在二郊之間也先生自予而外所交尚可屈指盡陸奕則自吾鄉至吳越者有文字名者爭求聲矣因陸奕爲先生言者豈不亦聒耳克庭顧予言自念不可少先生篤學湛思以博雅名當時爲諸生數十年試有司未有不前其儔伍者而卒困於場屋獨其學有原本雖在淹抑之餘與名流角力較技其精光尚能獨出而眼空筆鈔更能沐浴時彩以不自老今固其摧撞息機之時耳不然誰遽當先之予鄉科目以六十餘竟取者十之三猶及見年近八十試有司不退者然無如先生儵然之善也先生性恬行

古造次必於儒者自族屬子弟至遠邇中表貧富貴賤交遊
 咸以篤行見推居近市復當車馬孔道蕭然食貧無顯達之
 交名公貴人知有陸奕者無不知有先生卒不可得而見四
 方竿牘為陸奕以貧托者相屬如雲先生卒不可得而富也
 茲殆古之高隱歟錯先生前後而觀何其心虛而力矯似有
 道也吾人惟出處二端為學問大事出非我所為也不出則
 處此可必耳然以此言出處數篇腐時藝得志則虎不得志
 則鼠廟廊長虛山林永寂此兩途何地可無人哉夫子獨與
 顏淵以用舍行藏董子甫知訓詁者疑之何以子路獨不知
 顏淵本體油然在夫子口中者詞旨欲移之他人毫不可得
 也予固知先生之油然者矣近日文士動矜必傳其書滿家

先生不少槩見此予鄉數十年前古道然顏子於門人中問
 答之言獨少其傳不減曾思黃叔度以至行稱當世顏子恨
 多天祿外史為後人譌書耳夫叔度當漢末安知非緘口絕
 筆之時顏子居聖人之門予見其仰鑽瞻忽不敏請事諸語
 皆進而未止之詞則欲傳顏子之書當時亦惡得而易易哉
 先生不幸而不生聖人之門與叔度同雖無復聖之稱不愧
 微君之號矣蓋吾世之傳人也傳則壽故予槩先生出處之
 大節以附於古人謂可為先生千秋之祝者無如此若夫先
 生聰明不衰巍然松栢與陸奕必貴足以為先生榮此別有
 聒耳充庭之語非予一人所盡也

入手落落引而至于顏子便秋泉歷石矣外史有詩曰寒

溪淡而無聲兮木落遠臯余嘗謂二句大似叔度神理今亦舉似此篇

賀石城府汝陽侯四十序

石城王孫汝陽侯者奉國將軍綬臺侯之子也予承乏谿令五年於此矣以事入江省交諸名士大夫咸歸譽綬臺侯賢讀書為善有義訓亡何稱汝陽侯才韻清整博學工吟詩賓客聲不減綬臺侯也可謂能世其賢者歟昔宣德初修玉牒成大學士楊文貞文敏諸公頓首稱曰昔周自后稷世積忠厚以故子孫衆多維持王業多歷年所由此言之宗族者國家之所庇也豈不賢而能無隕墜以副聖天子明德睦族之意江省之宗其為寧獻之子孫者殆多故矣而郡王將軍都尉之爵世承不替豈不亦難乎其為賢者哉顧賢者日益以衆非獨繩束之道美抑亦事會之激然也居隱約之勢則志

言人所難言妙于中山聞樂對矣

遇之難一一段

彌厲資疎遠之分則思逾周中創而後人懷蠲敗崇福之思
 則強為善而已又自藩祿日不給謀者率以應舉出仕之條
 為言宗室有智之士固知其後之必出於此其務精思飭力
 修制舉之業以待時會長才之士有軼諸名流之上者矣故
 自辛酉而下為寧獻王之支者舉於鄉四人其一登春官以
 才選庶吉士格於時議改他官然宗室效用之局從此啓矣
 漢河間東平皆帝親子弟智思既遠而人主隆特之恩往往
 事過典故故其積志無負為親藩第一乃至於中壘曼山之
 倫屬疎恩降又當權勢薰炙邪曲交行之時並能搜列今古
 著書貽戒負同室之憂為宗臣之望何也唐諸王不出閣而
 揆勉輩戚卑地絕生長隴西京兆之間起為名相宋之季乃

有汝愚然則去屬籍之恃絕恩澤之想其志意乃更能矜奮
 出諸寒士之為雖指未可盡屈然大較然矣汝陽侯爵鎮國
 中尉顧先是議者欲為節恩澤經久遠斷自奉國將軍以下
 壹寬其禁俾賢者得偕寒士從有司之薦而不能者亦得以
 力敏周其身然則汝陽侯所處固忠智之士所欲變通之地
 也庸知其不負棗陽豐林之忠憂憫末季修束以待時會而
 不甘以衣食子女如他時坐累司農之粟乎侯今四十矣信
 州嗣真人贊予言以為壽予姑以侯之時地與侯之所憂憂
 自力者度其所處於心當以此或曰侯耽賓客嗜詩奕芳樹
 流連素飭飛浹其賢而自晦者歟是未可知也予之言烏足
 以盡之

明朝藩祿幾竭度支之入而所居武斷平民官不能治甚矣藩之負國也然祿參終身雖才智不能略是極耄老死此亦國之負藩也折衷兩弊因石城發此大計真極關係文字

贈陸司理行取赴京序

代

予之守臨汝也獲交司李陸公於建武壬子冬予移守南昌司李朱君固臭味於陸君實甚而予且以同寅之誼朱君伯仲頃篋矣故三人莫逆為氣類之求焉於是陸君有行取之命予二人相視色笑則感夫用世之學莫不有斷然之效以取必於世雖管韓申商之流其心非聖賢之心然其言可以畢按諸其事可以畢効諸其言與後世浮於科學之累者固不同也唯其心褊刻無足取故有斷然之功而亦有必然之禍陸君之學以治心養氣為主雖造次必於聖賢之意故其為政無欲以本之仁以居之智以行之強以達之而續用是成夫司李故郡之平而臺使者之耳目也其於郡也手一

緩書以取必於法之所不得倚諸守令所牒報藩臬諸大使

者所移決輒受焉其格不從者十無二三也御史臺按諸郡

則受事勾稽他郡中錢穀兵刑之故諸郡縣籍其會以待事

而司李董振治之即御史至拱手受質耳蓋其局通而可以

旁徧其為職要重而不可得撓故其廉利病憲臧否不但為

一郡之平而并得持他郡之平不但為臺使者之耳目而臺

使者亦無所逃其耳目其所畫而行之下者下之人不得玩

而格其令其所斷而持之上者上之人不得奪而執其法權

與地使然也陸君忠信魁竒才健絕世其所受事常倍於他

之為李者然內稟於神明之用外佐以耳目之力三尺法令

人事出其中如刃斯迎也畫既得則斷而守之無論官治之

大者與發激之事為已職司之所持重者蓋至纖悉零雜之

數無不有健氣行其中舉無不勝而行無不達如矢之飲石

梁有餘勁焉此陸君強智之用也而又悉其忠厚仁慈之所

至以寓其所不獲已率其淡泊狷潔之所受以顯致其無他

是故其所能必得之下者下信之而不至賊乎下之情其所

能必得之上者上信之而不至賊乎上之心剖然而鮮翕然

而隨以安此陸君所以致其必然之用而治心養氣之效也

唯其道為聖賢之道故有申商斷然之術而必無斷然之禍

夫儒效之缺也敝有二焉其一苟且以希速化視官如甌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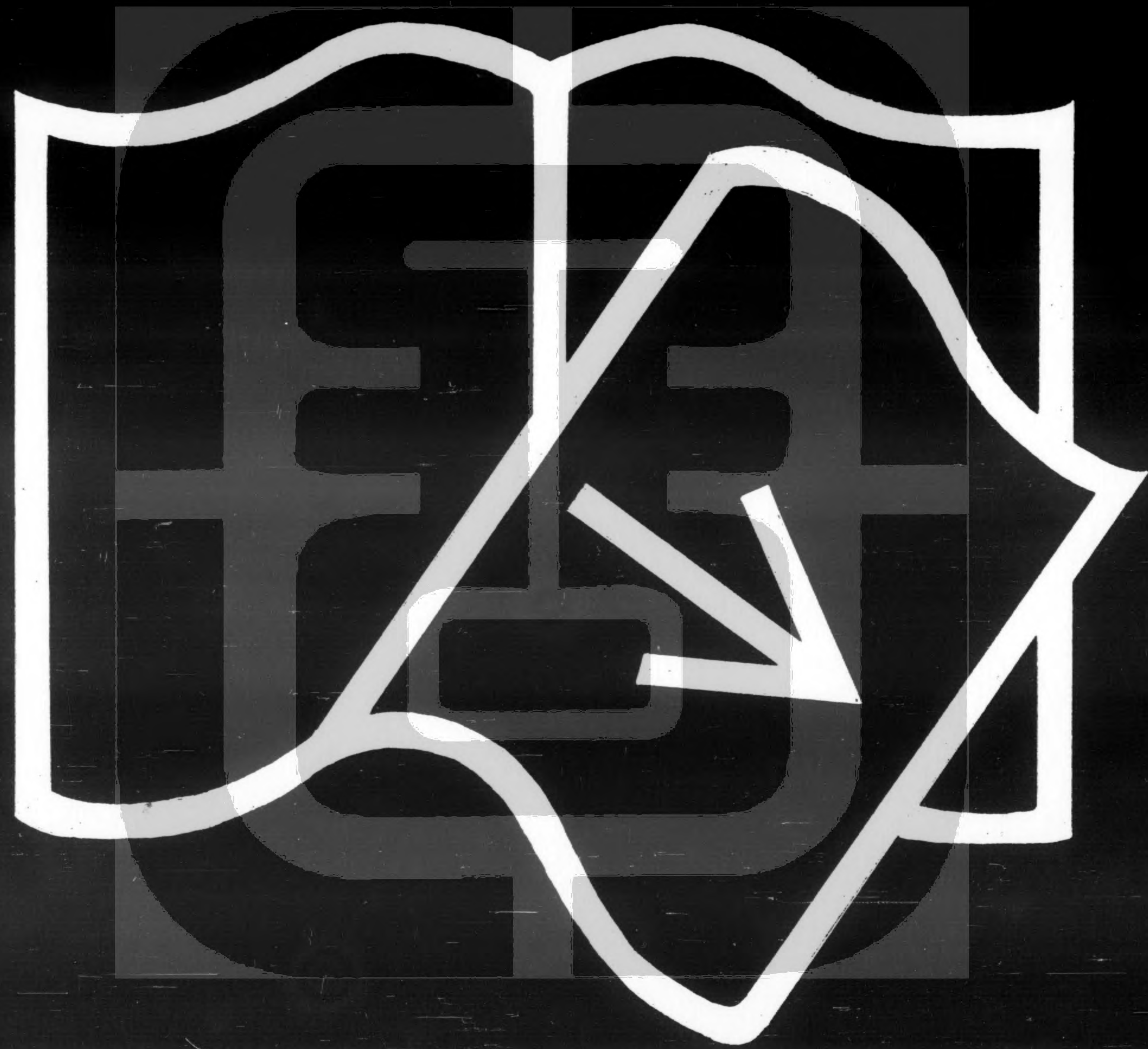
然以為此數遷而不可滯積之物故其心不暇及生民之利

害且夕焉而已而其一則學不依於世務志不經於度數諸

守詳○盡可補司李箴可作司李履○事記

一○段鋪序司李職

寫二弊入晉



原件短缺

禮樂漕賦邊防水利之務。自為諸生時。志不道。懼以累舉子業。既入官。則徒取文具視事耳。剽目竊。不失簿書期會。以為良於仕矣。即福之及民。何有焉。陸君先大人故為洪都開府。勲在王室。而德澤藏民心。大江以西。其風上財賦。固所素習。而又二十餘年。而後仕。其經營天下之故實。務為攻堅濟險之學。故天下事鑿鑿於心。與口之際。蓋公卿之子。負有用世之望者。莫陸君若也。且功名富貴。自陸君家物。宜其泛泛焉。視之若不得已。而相值夫其心不用之功。名富貴。故獨行其所學。以造斯世之福。夫稅商之令行之。且二十年矣。厥監之設。遍天下。不可爭而罷也。陸君私計之曰。縣官之所得幾何哉。谿壑者。穴其中。其以為上賈怨也。他路之利害。吾不敢知。

曾老年伯暨年伯母鄒孺人雙壽序

不要緊却數述鄉里舊事亦妙

予弱冠。蓋聞侍御祝懷甫公為諸生時。設教青雲峰。先生以博學高才。為侍御畏友。而先生目中。亦獨推許侍御。既友之。復以其子異。撰氏師焉。後十餘年。侍御登賢書。試禮部。擢大魁。去先生不得志已久。尚以文字自雄。上下千古。談滾滾如懸河。又數年。為天啓丁卯。予與異撰。遂叨同籍。先生視一袍。歲歲如青草。顧傲然弗屑也。然予從此。乃深悉先生。併先生孺人狀。蓋先生慷慨負氣。拓落不群。而天性孝友。而輕利好讓。年十六。而孤。發憤下帷。揣摩用世之業。業既已有成。又推以成其仲若季。教養婚配。道粹以為兄。而婉且苦於為父也。情殆倍矣。名譽既起。賓客如流。石田無一獲之利。而日呼先

世之遺揮而快其意故先生之家日益落文日益富遇日益
 違而品日益傲邁見高於世其交於賢士大夫而無有以諸
 生盡其富貴福澤之相者以此至孺人本名家子族之諸父
 昆弟以科目起者相望其歸先生本非荆布之質有推髻操
 作倡和五噫之情也明矣先生既以才俠自放千金之產就
 盡孺人所挾之奩乃無不盡出以事其姑外以給賓友朝視
 其橐暮視其橐久之既無有毓毓以一第守先生於屢北之
 餘而復移以守其子任公之釣肉數十牛以為餌其所得非
 可以飽百千人不愜而當是時佇視海波雖復無得然亦不
 得自止此孺人之情耳今數十丈之緡頗酬於異撰先生亦
 良已摧撞息機無意千鈞之發十餘年中聞先生之產未復

孺人璣珠錦綺之餘猶未御於躬予郡如宜之為邑地僻而
 腴諸生有文字見知縣大夫者即已不貧而異撰落落穆穆
 處於茅椽啜於土型無改諸生時此先生與孺人之教也會
 稽海上非一日之積異撰四上公車正猶千鈞之魚若迎若
 吸海波微漾之時耳先生與孺人氣槩絕人為諸生與為諸
 生婦以一第之故不難以其富貧今遽欲使孝廉之父若母
 以其貧富欲富者若是乎然世之善用其貧者無踰先生與
 孺人矣此所謂任公之釣也丁丑六月為孺人七十壽今歲
 三月為先生七十壽後先稱觴之詞既不一而足頗復有請
 為先生孺人志不朽者欲紉帛書金合所以壽先生孺人之
 言相從為一異撰以謀於予予不敢以不敏辭敬書以報之

一篇三致意於貧富之間然以弗人一第爲不足償其貧方妙不然一第便足只是暴富兒乞相矣然食貧健羨是婦人庸態故致美孺人處獨詳

記

常明燈碑陰記

京師城隍之祀規模典制他省郡莫敢比隆春秋二舉歲關有司事守自公侯戚畹而下及凡有爵列於茲者所不干也況五方總萃若牽車服賈之儔執伎食力之家不一其人乎然予時至廟中燈燭熒熒無晝夜之間不獨朔望爲然意此豈有司之所及迨見勝國時尚存常明燈碑記元臣捨產供燈之事爲國朝之所不去近世都人士有感而繼其事者捐金倡助復若干人亦別存其始末於碑此廟燈所以常盛之由也邇年以來金陵豫章之人集京師者其舉彌盛其欲永所事之意彌殷諸方僑人旅客各連其所與爲一會而予省

與金陵固會之一也夫村邑小祀所稱能驚動禍福其土以
 食於民者茲神宜不然而何以奔走天下之人若是記曰祭
 坊與水庸事也或以為城隍之祀所昉此未必然然坊與水
 庸之所司食也農之命也城隍之所司土地也下則有司之
 寄上則天子之守也至此方入抹筆入蜡之通缺一為憾況為天下之貴神
 關保障之理兼幽明之能水旱凶癘皆大為百姓效靈人國
 請命帝庭固當合萬國之歡心以崇所事豈獨一方之驚動
 一年之順成可以歲時官吏畢其報乎用經語好詩曰商邑翼翼四方
 之極語地之重也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語人心之依也天
 下之人莫不依所重以祈自固於太平之世萬年之釐固土
 庶所皇皇於神不及其私者矣然則是舉也於事為細而於

理為大於人心為衆夫京師大眾之號也固應有此莫可廢
 耳予於是五罷公車矣落魄長安不復寄意文字因諸君之
 請感民止之義為記其事如此其姓名里籍別列之碑陰
 正矣大矣峻矣潔矣

書牘

侯倪鴻寶老師

藻不肖自曾子家來京具稟濶絕至今計老師負不世出之
 才凜大有為之氣望繫朝野風軼古今當天子側席倚注之
 時謂宜首協昆命而萋菲之徒曖昧相構遂令名賢納徒輕
 於一葉藻不知釁所從來而反覆邸報大約見老師以不得
 已之情受不忍解之過此藻之所用心悲耳藻不肖伏蒙推
 恩以塞薦舉之詔部文到府且媿且驚未知其榮而遂奉有
 違限議處之旨因思國初行此亦復有拘迫就道如捕重囚
 之嘆豈古今薦舉盡如斯邪急擬入都門商所出處而逡巡
 至仲冬甫得就道則老師當已抵家矣幸及寬政如列入場

奉行盛典如此可咲此若舉于今日必不能行也數語微

恩以塞薦舉之詔部文到府且媿且驚未知其榮而遂奉有

違限議處之旨因思國初行此亦復有拘迫就道如捕重囚

之嘆豈古今薦舉盡如斯邪急擬入都門商所出處而逡巡

至仲冬甫得就道則老師當已抵家矣幸及寬政如列入場

場卷視往科精氣稍益挺動向老師所教機鋒光燄諸物頗復颺出同輩舉謂可元不肖亦私心自喜無憾而擯落如前揆之氣類則老師失志之時亦不宜為藻得意之日耳然不肖頭顱至此矣徒念作舉人官不耐氣塞發憤復歸而相知勸就簡選不肖亦尚在聽違之間因王允歸具稟附候併繕場卷奉覽下卯氣色尚振此榜得七人馬羣猶未云空孔登小精進不可量場卷局度皆可元昔人讀早麓之詩曰鳶飛魚躍氣之使也於此見老師不盡之氣矣東山之望天下所公於藻之情自不勝所私盛德之事古人難處伏望老師為道自愛耳

意都悲惋雖強為壯往自不禁其衰颯矣

寄別溫伯芳

久不奉嗣音然光儀常入夢想又想見清淨文心今復不知何所至也八股之道亂如決波弟力不足以持之已謝歸兄翁輩今日維扼機牙復不在平澹一說竟當在純乎奇古深博之士蓋邇者魔談颺起彼將謂我輩實有不能耳我力我所能彼能當自屈也第三十首臨場蕪頗於馳驅中存我法七篇場藝長安中訝弟旗幟一新而不獲入主司之目其知命何兄翁得全與天者幸益堅所持可也弟草草一官未免日暮自悲至文章習業所謂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莫此為先兄翁輩自此置弟於不齒俾弟塵容俗狀中別作生活是安弟甚也已擬十二日起家二十五日抵任緣歸遲止以王正

一月辦裝復廢十日歸鄉告行先人之墓抵輟道之期忙且
輟食寢矣事隙聊布契濶不次不文統惟鑒其弁揜幸甚
結習難忘悲感深矣

與友人

舍侄明生歸極感台兄高誼而弟復蒙槭賜併悉近狀慰甚
慰甚尊刻並堪不朽兩序言不獨能出吾兄精神其命旨亦
多古道可以見吾兄上下之交矣至自序蓋古人發憤之所
爲作然非台兄亦不能盡其言弟讀台兄文別得一觀獨見
其格物研理處無所不用其誠有一段古人盡心學問故帙
中去取不敢向近日手眼雷同而僭屬數語遂盡取生平所
用力之處以相商大約孟子仁義晦翁誠正皆於天理泯絕
人欲橫流之世作此遑遑不避迂緩之譏台兄所用心不知
何如似有意乎此也今救療者一人操火而一人取水安得
不是乎取水者之意哉尊刻雖已行然弟所評訂及批序此

段他日必須別見耳

千秋幾杯水終古一車薪揀燎人正大難在

又

過貴州輒蒙相知欵曲而弟去歲顛連之中感此爲尤深然
自甲戌之別至昨不過四載而地方榮悴頓殊豈富貴繁麗
所以用地氣者已太過抑一時名士如林山川轉換之意更
進一局乎台兄光景頗似不同前而氣體高悅不改其翮遷
殆山川相之矣至近作疎密有致而別着手眼處針線全自
學問中來則地氣不能轉換台兄但台兄爲地氣討一轉換
耳

地氣太過見道之言先輩云東南文章太盛亦是天地一
病處此者可以悟矣

荅陳大士

弟以貧聞獨不諒於此輩然所失僅婢僕等衣被乃銅像手
爐諸物約七八金幸偷兒從此知弟貧矣辱念謹復
啼笑都有

與過君斷

曩者之別顯候歸旌以為峴臺之上呼酒臨風人物山川今
昔同睽庶不負名人此一過也久之乃聞年兄已在東巖九
曲之間矣快心之事莫大于是記舟次云四月內外屬當謁
選京師今果其時乎行則須道敝郡如道敝郡幸無秘不相
聞從枕上過師也辱有年誼重以聲氣弟固不以雲泥自嫌
年兄豈當以升沉相異乎適欲修問而敝宗名優持筮板之
具脩技貴邑其意欲得年兄領袖此段風流弟以為世界中
崇積數千年富貴功名皆如此輩所為然此輩登壇作歌哭
等事亦無不真出精神如聖賢豪傑持性情入世雖幻泡微
塵亦圖所以不滅然則雖真實事固當作劇技等觀雖劇技

等事亦可作真實觀。年兄持兩觀行世用之不礙。弟幸借此輩作書郵亦願年兄寓此意也。貴邑多名達年兄瀕行日有高會乞為弟廣敷此意。日中進此輩殊不媿碩人萬舞之意。惟台炤悉。

點染中具見名理

與陳興霸

不肖抵華亭問大士郎若之才者。比比然風論賢昆玉之才者。固比比也。居一月主人地大事煩客多分少挾半裝過京口而貴年伯及中老復先期出署金壇居十日不得歸期謀欲渡維揚規進止當依京口度歲耳。嗟我不辰光景可見者。塲事斷無不移之理。然移不移久不向此中作夢欲抵京間謀一山城以出而才疎踪冷向年相知在長安者如林。今成此寂寂誰為我具熱急之腸者乎。尊公傳擬數日而後脫稿。蓋數十年貧賤兄弟有許多相對悲寂。搥手暗咽之時。此段罄歎雖賢昆玉有不及聞不能繪其志意者。所當更備為之傳也。愚意存其大節別詳見聞所軼者。使人見不肖之言想。

慕所不盡此所異者若鋪揚鴻備以光所傳愧才有不逮統
惟鑒其草率幸甚

多少交誼以不寫處寫之知其文之高矣

文與陳興霸

尊公之喪不肖倉卒臨哭退而將與社兄弟議舉公奠而二
十年間故人踪跡如晨星散不可聚然友誼如不肖與尊公
豈應復有待哉徒以三、四、月、中、少、年、滿、氣、復、作、朝、暮、盡、一、會、
米猶捧腹噉氣此曩尊公所爲不肖憂者也今莫或憂之矣
儘力節養期無負死友日中乃獲粗安因搦筆叙兩人始末
及尊公可敬可思節略效古人誄德之章不能如世俗綉帛
陳辭亦不欲吾輩素心爲此徒費而不可久之事特以半箋
手書之四方名筆滿堂倘欲存之便可作手卷制度也區區
之忱侑以薄物僅可代孺子一芻耳幸鑒存是禱

自是淡槍

與武平鄉紳

不肖比夜登城而派門之文武員役不全坐樓之鄉紳士秀
 不會賊堅持于外而內有瓦解之情不肖大懼得無以日來
 浮論彼此心灰遂一旦至此乎夫離其心腹隳其手足此古
 大將之所以行於劇寇為軍中秘寶我未嘗一施於賊今得
 毋陰為賊所設施乎因思有事以來奸細如織煩我稽捕最
 恨者賊細即吾民也地同人同衣服聲音同薪米貿易之事
 同庄僕佃民托於主翁藉口親識之便同賊細之不可絕皆
 以此而矣肯念亂之人派殺戶則怨派聚兵又怨聚兵之怨
 猶在保約地方廢戶之怨則在鄉紳同袍跡可推矣數輩怨
 人其情止於去兵停派其事遂成於代賊行間邇葛標登之

傳許管官之議烏知非賊所以噫我手足而同輩之謗惡知非賊所以離我腹心乎李孝廉公義一社豪傑四應語曰衆志成城此今日最可恃之着不肖又方嚴十家牌法修欄柵添守兵以益肅之藩籬既固不逞自消所恨愚民好意私造議論種種有害於舉事之旨者復不少矣此即不爲土賊所間亦適以自間今日之情之勢吾輩不可一日不面會剖心見談情親氣合消浮言而集義舉莫切於此願鄉紳孝秀夜會各城樓如故不肖求教不敢言疲統惟鑒其激切

守城任事之苦略見一斑而綢繆調濟亦見先生情才在
用處

與吳友人

三月十九之變弟未敢必他人之死而獨計世翁必死已而訛言傳世翁之不死者多端而弟又獨計世翁必有所以不死人之相知知心而已弟猶不知世翁又誰知京口幸晤丰

神峻潔談旨鏗厲忠孝二字未嘗一日不領於耳而時兼患難慷慨之言弟私懼無心之言遂成語讖而今乃知世翁生平豎立誠如此也弟以去年二月二十五抵任三月初一即

登陣詰兵料餉形神俱枯以一縣官之力保境而止故賊未經一創遂使坐大蔓延至冬撫臺張方奉旨親剿口閣部標

下參將包諱象乾奉安入閩募兵請收此輩爲塞上之用遂改剿爲募以募代撫事雖有緒而局不易終故撫臺不得不

久敝治而尊公老師以二月過此是以知世翁之所以不死
及讀諸詩憂類楚屈平歌類文山哭類謝臯羽及討賊檄
諸文字駱賓王李忠定之流矣江淮布置倘得如唐藩鎮故
事古人立議有謂唐祚之延政關諸藩鎮之強者則今日之
國是不可使鎮不强獨憂其事相弱耳世翁志奇才奇節奇
他日事業必奇聞之老師世翁以白衣治事此復似李長源
故事奇秘之跡千載而下有起而尋之者真可異也中口之
業世翁幸勉圖之弟無狀弟本色作人不至以狼狽貽世翁
羞目今寇局未知所底老師與弟同憂之此真猢猻入布袋
耳○以不死計必死可笑以撫寇代剿寇可笑以當時四鎮
既慮其弱又慮其强可笑讀此數行得三可笑悲夫

傳

陳大士傳

大士既歿其子撮所見聞行蹟巧言於當世之作者詳甚大
士才譽震海內者數十年鴻裁健制之儒願托文字者何可
勝數然古之為知己者欲傳其友於後世其言必有所擇詳
略相補重輕相節使其生平志意之獲盡於時與不獲盡於
時者特有槩見此為極難蓋非求而後有言者之所能言也
則予何敢辭予悲大士負幹濟之雄槩而遲弗竟其用才足
以著書明道而晚年所欲詮訂補敘以定其傳於後之志亦
未及終予是以更備為之傳大士與予相去五里許然生長
於閩之汀州武平武平地鮮學者贈若西園公教授其地稱

大意盡此二言

大師顧四子之書而外六籍絕無鬻本大士間得尚書毛詩於人間破篋讀之讀輒意為之解久之有授以入股藝者輒以其意為入股習無師說求以聰明而天資曠異所出筆怪軼不經武平無所用之歸臨川時年二十五矣歸益困而為人雄目毅幹聲叱叱若詈不事人憐雖饑窘終無虛乏之色居三年赴邑侯滄孺袁公試試失期遮馬首大言却公公促試一藝藝立成益駭其才遂冠軍補郡弟子又六年以高等餼餼二十八年為今上巳巳應詔中明經選第二庚午領鄉薦第七又逾五年甲戌以禮部第二人成進士終始三十五年諸生之事始畢然又逾三年丁丑始授行人秩秩滿四年而殂悲夫大士官行人一奉詔有事益落時藩體特崇嚴大

前後都叙年歲錯以此句華便不

大獲盡於時口此

士以夙名能得其加禮再奉旨典貴州試於員副也奇材大度士十餘人應氣而集瞠然衡於上國事絕前聞先是丁丑蹂塞軼入東省戕名藩賊將帥守宰糜盡洵憂天子宵

旰會下詔諸臣皆得言方略大士乃慷慨條十疏相繼上

幸退疏亦留中此外冷局孤踪奉議論文章于先達之前皆

約結下施用踐資累日別無階助之書數筆可盡其經濟之

望在諸生中數十年顧蔚然久耳博文強識天悟絕人下筆

變變日可數十藝然沉湛經術務以古學倡發天下一遇題

刻理入毫毛獨其才風駛雲迅生平悟詣畢驅以佐其盛故

大士文章之鼓動獨雄而功於學人為最人不知其用意特

難耳善持論喜公所聞常以諷述古今代寒暄酒茗之談門

生友人與之狎處者十三經二十一史無從說起之書略約
 盡舉至其語兵形阨塞漕河水利諸用世之務日規手畫鑿
 鑿可見施用自文字受知滄孺袁公而後當世各人相繼來
 視學者並風大士才器不獨其文矣前後藩臬諸大使若孟
 白李公夢澤張公貞嘗盧公引布衣之分恐後率以方內多
 故如大士不易屈指耳壬申閩寇蹂撫之支邑且退矣大士
 時以孝廉申修城積穀之議莫之應戊寅妖賊嘯盱之峯山
 撫遂震大士正以行人啣命入里門開府解公視師亦適至
 為畫數款人焉卒以成功此 躡內地應詔陳言之前一年
 也解公畫今已成書而已○得○畫○不○得○畫○相○提○而○較○意○極○深○痛○○○一○句○小○結○○○一○種○法○○○一○段○另○一○種○法○○○一○種○法○○○一○種○法○
 副本遂絕於時致足慨矣所云大士何從多見哉生平不喜

講學不事禪有拉之講堂聽良知之說者述之且曰假如成

開妙

仁取義水火有當蹈之時便可不知耶大士曰予當時固駁

之云如此等知良得幾許正子意也督學雲怡蔡公精禪理

以大士可與微言長書數千言與參究大士立酬數千言公

不許如此性覆至三公卒不許大士亦卒不易以予今觀其

書大士固非雲怡而為大士之言則已精矣此其書皆不可

不傳神宗以來制藝流傳之廣無過大士者太倉張公受先

刪其四書藝行世尚存五百易與詩並千餘三經半之蓋莫

之能或刪也制藝而外有四書讀四書正義五經讀此存乎

羽翼經傳之言學士家得其一語並足主張文字精理而大

士近日時時為予言予生平以奇捷噪人人擾之終無已制

菀而外若五經諸論著尚欲勒成一家俾體重義整粹乎先
儒而憑倩文字支應問荅人不已予亦不厭以此有待嗟乎
大士之才之志與其遇如此天之報施大士為何如哉大士
初名侯周滄孺袁公以夢易今名曰際泰兆之矣其先自宋
南渡徙今嚴平里數傳有仕榮公號博學領勝國時鄉薦第
一入明餼于庠者相繼代有世德至大士而始顯所稱明德
之後云大士有三子孝尼孝威孝逸威逸並知名

別無階勳之書數筆可盡二語傷大士徹骨矣餘只選用
弗竟著書未終二意悽愴到底極整鍊文字

祭文

祭陳大士文

元如斷山

嗚呼負才如兄生有關係哭兄之死語何容易況予於兄性
各有至死生之言匪關意氣兄歸自閩甫童子試自命六經
筆如虹曳予時偕起同庠同餼三十年間聲名相次省試者
十南宮者二居則連床出則並轡予先兄舉兄先子第所不
如兄超倫絕類胸如倚珠目如流慧光力所收神氣奔會肆
說古今能出其志頃刻千古竒理筆刺神宗中年亂文如沸
吾兄振之開天負地學力才丰性情悟詣並入文中以大其
義精魄主張遂移一世兄領群倫挾有神契大力千子與予
而四海內呼之等無有異凡舉其一三不得離惟兄健理所

當必蹶予等櫻之。叱叱若詈○難正在此。當其降心排粗入細膩旨妍思。正復斌媚吾兄為斤予等為質虛懷盪人古道交致以此相扶擅有名氏一時弟兄驚聾起聵亦念吾兄體負經濟力可與持學可與議亦有押閣能司關候顧六十餘始成進士氣老才姿時事復弊兵寇交訌憂心如醉行人一官荏苒六歲冷局孤踪廟議不逮再奉皇華持符復出役本凶衰事亦勞肆五日不汗強厲以逝嗚呼福餘於身數短於智遲莫相哀每在我輩古人不朽尚有文字吾兄之傳孰任其事世衰學微此道懼晦聚則名山散則敝笥陳詞興哀千古為冀兄子三人持此相昇語畢而悲風吽雨洒老年交情於曷有既嗚呼尚饗

卽將本傳一簡鍊之耳情至語要不能多

祭妻吳孺人文

嗚呼予妻少而孤苦七歲就師維予可作遺事王父維予同之翱翔有
序爰命于長爰醮于祖舊姻是思新特是許汝年十二子年
十五禮以貧權道以愛舉時維予妻事事有所寒汲暑炊朝

場夕圃農家之務躬其辛楚更以其餘軋軋機杆蓬首餓胃

霜并月紵以事予親尚無寧宇予母多憂予父多怒憂怒匪

他生子無補予妻皇皇悉力以助績布市書廢釵續縉視予

一第亦云易與親既已矣眼瘁心痛渺爾賢書亦庸何愈子

妻苦心誰克有覩三十無子置妾者數供佛持經勤施好與

積功廿年珠產于浦兒生妾逝苦身以撫手瘁代腹口瘡代

乳時顧予言無以謝汝汝于夫婦心真義古無間人言無淪

外侮願以經力及予血膂助汝成名子大汝戶汝當報予受
 天子祐象服我我邦人是顧生平志意無俾子處嗚呼予之
 不副愧無所處猶冀予妻長命有縷願堅身牢富貴是胥顧
 汝淹病勢不能佇不及一面兩盡其緒哀哉聞汝去時竟無
 一語思之思之誰可與吐豈不自悲莫恤其後夫謂人妻子
 謂人母抑亦有悟臨崖撒手火燒平原愛戀無取嗚呼不盡
 之情由旬為貯哭至無言於有言處哭日妻去兮誰聰明識
 事理之如汝兮妻去兮誰淵然負丈夫意志之如汝兮妻去
 兮誰樂予貧與縞衣綦巾兮妻去兮誰助予豪與予俯泣仰
 歌兮妻去兮誰順予之美無予毀兮妻去兮誰拂予之否無
 予泚兮誰令予內外之肅穆如冰兮誰令予賓親之譽聞如

音一是好友

此尤最難

蒸兮誰令予手足骨肉之無予問兮誰令汝碁功強近之無
 汝慢兮誰歲時朔望香燭茶醴必無失事于祖妣如汝兮誰
 朝昏經咒六時誦念之惟予與子如汝兮嗚呼喪事即遠五
 月于堂其非古兮窆棺無期遷厝于山禮無咎兮有號無聲
 予心摧兮有子不能哭汝心瘳兮為汝一奠汝尚予依兮
 於傷逝略無粉澤氣真靜好之言潘安仁苟奉倩不知也

疏

回心觀募緣疏

回心觀所環皆古姓予宗以後先科目推望族焉觀之興廢
 視諸姓盛衰萬曆中一興於家廣文澹初公公篤行有至性
 其精誠足倡發其鄉之人然終神宗之世年穀時豐海宇少
 事民無軍興之擾每歲人和氣樂咸歸福於神予念其時觀
 之興以此殆諸姓之一盛也今自徵求日益十年之中天吳
 旱魃往來狎擾於田穀生成之侯由今追昔彼一時矣辛巳
 夏予入章門過其里此觀且議新焉復將去其故址卜勝地
 其於役為作舊觀缺焉而此方人士若或鼓之無所追悔於
 是家明生氏語予先君澹初公當地方可以有事之時今日

盡此

數語深見不快

又嘆盛妙不當作正意

遠想得妙

者猶人心○婉○刺○可以有事之一時也。因欲予施一語以益廣其意。

予聞前此回心觀所分楹列棟安奉莊嚴如三清大士文昌

關聖諸像皆清虛高邈。正直聰明人物氣化之司。彞教道俗

之主也。福人於無為。威人於無事。與木石所憑。人妖物屬。務

驚動其民。以食其土。或鄉里之社。能奔走一方。以專滿篝滿

車之祝者。皆不同。而此方人士。樂於有事。全無退轉。亦殊不

以此。此有道之祝。祝之正者也。正故大大。故享於神者。非一

家禍福。一歲豐凶。所能盡也。抑予聞新趾一區。奇後都。隴秀甄有意。凡

五峰雙桂。諸名山。及浮石之水。皆可四望。而得予。因誦李白

句云。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喜

回心觀之名。於是始得其說。為書此。示諸人士。諸人士其益

大。施金帛田產。務永所事。無忽。

分明是阻造回心觀耳。而俗人仍日慕先生。亦日姑從俗

可也。

普陀山募緣疏

普陀山踞撫旰之界然不當孔道自二州而外或不知其名
 未至普陀之里許有山拔立上平若几曰迎仙自此視普陀
 其項微俯一似孤僧兀坐而危睨乎凡之上此外更無侶焉
 其山幽悶獨特無意人知者乎山既如是其僧亦復樵魯淡
 率於世寡求曩予至其山時殿閣之類粗有豎立然門壁具
 而已絕無丹堊之施私念世人之好名也通都大邑之處僧
 刹道院無不金碧輝煌巍如王宮其士女非必皈依獨異蓋
 施舍之譽存焉此山雖無意人知而有性情者不可不知此
 山此語在佛前廿餘年於此矣予頭顱猶若是聞庵僧於道
 場故處稍折而下奮然新有圖度憶前語如在夢中亦不期

庵僧之一旦能有助於山若是然則此山在數百年之前諸

姓之環山而居者名人達士冠蓋相望或有苦行之僧鼓動

快帶其冷落間得好

設為不必然以

其間以嘗興起於一時吾輩特未之知耳今世家舊族熾然

錯處衣冠才傑之士其方來之盛不減郡志之所紀此山之

興其以是時必自可知僧雖魯而一切檀那又豈當待浮華

佞智之僧善談聲名福利以相誘動而後為施舍地乎書此

以授庵僧人之應之蓋自動乎其心謂予說之所及即非予

說之所及也

今日山僧大半為土木作計耳嚴雋處不惟喚世亦且喚僧

杜煥寺藏經閣募緣疏

杜煥寺宜黃之古刹也寺僧模自臨川之全平往領其眾居

全平時戒律精嚴服於僧俗前粵西觀察張公斌為諸生時

讀書其處日與聞論助為弘獎張公既第累官南京兵部郎

僧模以是因緣往乞公文持歸徧叩檀度出其寶鏹計可千

金復走公所乞公為贊於禮部請致毘盧大藏尊經以歸經

既歸二年所矣公隨觀察粵西以勤民死僧模悲念公護持

佛事真實堅永為佛具經為經設藏皆公一念中事公既死

遺其半矣念不忍負公誓條割血肉布地獨捧赤心行叩往

昔施主後茲檀那為建立藏經寶閣之計面驟乞予言悲憫

不移嗟乎予豈能嗣張公者哉但念佛法在世止傳其心緣

心生法緣法生事事在八○字○與○承○當○其人均有責任如昔善慧大士為茲

三藏繕聚浩博融析標舉曠利難逢乃建造毘盧寶藏中設

機輪函三乘教置諸其間無○異○等○三○字○着○眼○當時樞轉輪運眾生齊攝與諸受

持誦讀等俱無異後世徒侶能致是經者獨于其伽藍建立

寶閣以藏之雖復屹然不動而望之生敬復以不動攝入與

諸輪轉亦等俱無異故事緣契○緊○承○當○着○眼○善○眼○生責由已任祖祖相嗣永承

無諉而後千劫諸佛之語至今流布歷入耳根人天龍鬼莫

不震聳今僧募既力致毘盧尊經復設大願聚諸財物欲利

那項俾輪匝度格森然於閣俱足無憾可為能勇嗣善慧者

矣曩張公文字作佛事助模取經經歸而公逝此段佛事雖

不在予能不在人人有在雖予亦在故為書其募疏授標

持示諸善信使各諦聽有能以施財作佛事者心生輪轉與

予輩施言等與大法王施法亦等也

名相事苦無深味能于名相中參出承當參出平等真聞

思廓照人也

書後

書姚孝子仲宣傳後

天下事無所謂奇人所共奇之者非奇也理之至焉者也世
 之傳仲宣事與讀仲宣傳而歛歎嘆息為之詩歌論贊者其
 書至於累帙上窮往古下逮今茲求仲宣所謂孝而事理之
 級俱絕然當馮太君病至不可起仲宣填悅矢志血疏請代
 亦人子窮極呼天不有其生之常理耳至其恍惚帝語徵以
 朱書馮太君之筭必延仲宣之筭必減此古今書傳所著聖
 賢名達一奇字術○由滿悅以身請代之文至是而天人之際最為斷斷矣以天
 人一旦如此乎斷斷也仲宣之理安得不奇孟子曰聖人人
 倫之至也聖人之精神克至乎天者多夫天苟可至人之精

神必有能。至乎天者，故天不言而於仲宣恍惚有言。此理不常見而一見於仲宣者也。凡至理之所有，雖不常見未嘗不一見其事。仲宣克致之，此世之所以奇其孝而必為之說也。予不獲交仲宣，交其兄子雲。子雲語仲宣事，輒兩泣遊四方，必以仲宣像與其傳同隨。然子雲侍馮太君病時，晝夜操醫藥，其色焦然卒。所以起者以投沉香劑中之，乃漸以差。夫天哀仲宣之志而授手子雲，世不傳子雲，獨傳仲宣，其亦不可得也。

他人涉此等筆，未有不呼天搶地者矣。此則措情深永，正不必呼搶然後見其奇特情之至理亦至矣。

贊

弋陽王邑侯勦賊紀略贊 有序

辛巳冬，予有武林之行，道信州，讀弋令王公勦賊紀，嘆焉。國家二十年以來，外肆於內，極於寇，有識寒心。夫裔敵於國，時強時弱，自古與為終始。若寇本郡縣之民，解散撲滅，隨機可定。而邇者秦晉之寇，幾半天下，屠城馘帥，餘十年尚逋。天誅自秦漢至今，未數見矣。予竊嘆有事以來，憂至尊，出重臣圖之不及，顧當其始，一州縣之任耳。何也？寇本吾民也，所以用民者三：轉寇於民一也，辨民於寇一也，以寇付民一也。三者皆有司之事故。曰：一州縣之任，今弋之大為方百里，以侯之才，口哺而手摩之，有餘力顧所稱茅益諸源，徑樂平萬

年德興貴溪四縣而僻多不控之地為諸賊藪弋民逸入焉
 侯曰此不足定也手條十款揭之九者皆施於民其一諭流
 賊亦猶施於民也志意既定張皇誓師遂以請四營哨之兵
 帥先材官鄉勇望風鵬勦賊號數千寨連百里一朝而平噫
 功亦奇矣予繹其措置有宜特者有宜併而分者如安百姓
 此宜特也諭流賊拔民於賊中解散之道宜別於安百姓也
 此轉寇於民之事也練鄉兵足矣受之以聯犄角今日之戰
 未聞有江黃八國之師故往往不交春秋惡次而善救宜申
 之以此也偵探於今日外內寇會不得其影響之力故宜
 特也通盜與搬運本二以搬運為通盜通盜之外所不虞而
 患甚通盜此繼事之時也嚴城守特也奸細不詰有城而無

城有守而無守亦繼事之詞也終之以懸賞罰今之用兵非
 無賞罰也懸之而必信信之而必當此未盡之詞矣而格不
 可以不懸也此兵要也數者皆辨民於寇以寇付民之事也
 予不難王君一月之間平數千之寇為奇功獨於其措置詳
 略為得辦賊之道也故謹序而為之贊志州縣之任之重而
 始終當用意於民也侯會稽人諱萬祚負當世重名丙子應
 大臣薦無辱詔書者王公為首稱

贊曰於鑠王公體資文武智過於意畧先其侮饑民盜兵屢
 嚙門戶諸方相連鼠將如虎邑人大騷軍書旁午公急應之
 智如插羽誓眾鞠師我井我伍既安既齊亦和以固攻堅鼓
 儼士無不怒火烈風威劔山戕塢所以成功惟民是怙用兵

一時法可千古。或藉義兵。或圍弓弩。中邊皆兵。守令是。主。以此施之。何憂寇。

寫得王侯虞朝歌。無此詳細。元道州無此方略。真好將尹。○賊付有司。千秋不易之論。

坦軒贊 并序

家光大甫既入南省。新一室于廳事之西。偏四周以壁而板。其上下制雖簡。然中疏前豁。吐納空明。予造飲樂焉。問其額。曰：予欲題以坦軒。幸為我述其意。予曰：予非不足於此也。再一語中即具數折淋瀝之勢盡矣起家為令。所遭時事物情崎嶇多故。子瞻開識白以事上下。使人人得入其中。而服其氣。故無以難子。而至此。子已至此矣。物情相虞。則必變。變而無以善之。且若何。曰：易稱履道坦坦。聖人勉之。猶不一而足也。因為之贊。

贊曰：夫易知險。夫簡知阻。易簡之德。精微是輔。平而訓之。義鮮克舉。君子曰：坦乾坤之戶。萬物往來。智愚旅處。水馴蛟龍。陸攝虎兕。至人護此。敦仁安土。家光大氏自天子所列。垣南。

都目無疆禦顧此名軒宴息其下古人命室意各有取或示所期或道其故日光大氏氣逸情古誼蒸若雲襟平如宇樂其固矣如鼓斯舞敬所期矣如帝臨汝日或在身日或在睹扁軒之義于時語語百爾君子惟予家甫

序中情事宛曲其人神理畢現一贊於坦字覓出主腦正是善用補筆之法又善用進一步筆之法

雜文

申嚴宗祠文

崇禎十三年予歸自金陵且冬祭復以他事適隣邑不獲與既歸族長老咸正色為予言近日祭事怠慢與祭禮生或不供厥事因條議若干款致申飭之意獨予申其說勝諸祠子愀然曰先王之禮不得行於民間者多矣廟制止於官師然止一廟事禰所可通者得於禰廟併祭其祖耳庶人祭於寢則禮之所不至也嗟乎風雨霜露孰無愾然而令人有不得通其意之恨此先儒所以養轉參酌有家禮一書而祠堂之制設焉家禮者家所得行之禮也祠堂者祠先之堂所以避廟制也然晦翁稱君子將營官室必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

此所謂君子蓋自卿大夫而下後世公卿之子忽而氓庶白
古、今、不、相、及、豈、獨、一、事、為、然、寫、得、盡、情、
望之家忽而品官升沉無常禮制互戾故祠堂於家禮亦日
先、王、先、儒、互、有、不、可、少、處、妙、
通禮夫使先王之禮得行於民間而人無不得盡其意之恨
者先儒之功豈不亦可依可企恃賴以無斁乎且後世為官
室者不能家自立祠堂也又勢也故不如後世聚族之子孫
眾立一祠其族大者或至有兩祠或三祠予族有三祠每祠
司一歲之祭雖人繁事多然視夫家自立祠也抑亦有以通
又、鄭、重、先、儒、妙、
先儒之窮而就人情所易舉之勢矣曾子固序禮閣新儀書
常患夫三代而下先王之禮中更變亂至於其說之不可求
其制之不可攷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
敢為今禮之得為如是事之曉然可知所為如是而族之諸

生號稱習禮而媮焉不習禮者之謂何聽其所為而不為之
科則將有廢祭之患族長老所為正色而議也余思推三代
以來宋世諸儒所會通與近世承沿依習猶足與先王相後
先而興發人心之亶亶者以暢族長老之意而謹次其諸款
如左

關係世教大文字亦關係經制大文字

齋頭訓諸門弟子

人欲延年長生絕諸病者先熟覽禪本草若不觀禪本草則不知藥之溫涼不辨藥之真假而又不諳何州何縣所出者最良既不能窮其本末豈悟藥之體性耶世有一種不讀禪本草者却將杜漏蘆作綿州附子往往見面孔相似便以爲是苦哉苦哉不惟自悞兼悞他人故使後之學醫者一人傳虛百人傳實擾擾逐其末而不知安樂反本之源日月浸久橫病生焉漸攻四肢而害圓明常藥之體自旦及暮不能安席遂至膏肓枉喪身命者多矣良由初學粗心師授鹵莽不觀禪本草之過也若克依此書明藥之體性又須鮮如法炮製蓋炮製之法先須選其精純者以法流水洗淨去人我藥

除無明根秉入還刀向三平等砧碎剉用性真空火微焙之
入四無量日舉入金剛杵杵入萬四千下以大悲千手眼篩
篩之然後成塵火三昧煉十波羅蜜爲丸不拘時候煎一念
相應湯下前三三丸後三三丸除入風二見外別所無忌此
藥功驗不可盡言服者方知此藥深遠之力非世間方書所
載後世學醫上流試取禪本草觀之然後依此炮製合而服
之其功力蓋不淺也

大似坡仙禪喜文字李溫陵見而亟賞者也

